

雅言

雅言

连横 撰

一

比年以来，我台人士辄唱乡土文学，且有台湾语改造之议；此余平素之计划也。顾言之似易而行之实难，何也？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又不肯行；此台湾文学所以日趋萎靡也。夫欲提唱乡土文学，必先整理乡土语言。而整理之事，千头万绪：如何着手、如何搜罗、如何研究、如何决定？非有淹博之学问、精密之心思，副之以坚毅之气力、与之以优游之岁月，未有不半途而废者也。余，台湾人也；既知其难，而不敢以为难。故自归里以后，撰述「台湾语典」，闭户潜修，孜孜矻矻。为台湾计、为台湾前途计，余之责任不得不从事于此。此书苟成，传之世上，不特可以保存台湾语，而于乡土文学亦不无少补也。

二

凡一民族之生存，必有其独立之文化，而语言、文字、艺术、风俗，则文化之要素也；是故，文化而在，则民族之精神不泯，且有发扬光大之日，此征之历史而不可易者也。台湾今日文化之销沉，识者忧之。而发扬之、光大之，则乡人士之天职也。余虽不敏，愿从其后。

三

台湾文学传自中国，而语言则多沿漳、泉。顾其中既多古义，又有古音、有正音、有变音、有转音。昧者不察，以为台湾语有音无字，此则浅薄之见。夫所谓有音无字者，或为转接语、或为外来语，不过百分之一、二耳。以百分之一、二而谓台湾语有音无字，何其慎耶！

四

台湾之语，无一语无字，则无一字无来历；其有用之不同，不与诸夏共通者，则方言也。方言之用，自古已然。「诗经」为「六艺」之一，细读「国风」，方言杂出：同一助辞，而曰「兮」、曰「且」、曰「只」、曰「忌」、曰「乎」，而诸夏之间犹有歧异；然被之管弦，终能协律，此则乡土文学之特色也。是故「左传」既载「楚语」、「公羊」又述「齐言」，同一诸夏而言语各殊。执笔者且引用之，以为解经作传之具，方言之有系于文学也大矣。

五

「论语」为孔门记载之书，所谓儒家「雅言」也，而其中亦有「方言」。『文莫吾犹人也，从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今之学者，「文」字为读、「

莫吾犹人也」为句，此从朱子之说也；不知「文莫」二字实为「齐语」，犹言「勉强」；犹曰「勉强吾犹人也」，与下二句语气较顺。盖今之「论语」，合「齐论」、「鲁论」而用之，故尚有「齐语」也。

六

「尔雅」为世界最古之辞典，相传周公所作，而保氏以教国子者。「岁阳」、「月阳」之名，郭璞之注既不明晰，后儒解说尤多附会。盖所谓「阙逢、旃蒙、柔兆、强圉」者，为一种之方言，且为他族之语；輶轩所采、象寄所译，故曰「太岁在甲曰阙逢、在乙曰旃蒙也」。余别有「岁阳月阳考」，载「文集」中。

七

「楚辞」为词章之祖，而南方文艺之代表者也。方言之用，尤多异彩：如「荃」之为「君」、「羌」之为「爱」、「些」之为「兮」，则其着也；而灵修、山鬼、蕙茝、杜衡，更足以发挥乡土文学之特色。

八

自汉以来，作史者多宗龙门。龙门之文章千变万化，莫可端倪。而「陈涉世家」「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盖欲状一乡人之惊愕欣羨，故用其方言也。楚人谓多为「伙」；「沉沉」，宫室深邃貌：是诚巧用方言者矣。至如「单于」、「阙氏」之名，「当户」、「且渠」之属，来自匈奴、载于国史，此如近人之用欧语而译其音者耳。

九

「后汉书」「西南夷传」有白狼王唐最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犍为郡掾田恭译其语，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歌本夷语，诂以华言。其一「远夷乐德歌」，辞曰：『提官隗构，魏冒逾糟。罔译刘脾，旁莫支留。征衣随旅，知唐桑艾。邪毗■〈乡甚〉■〈乡甫〉，暇潭仆远；拓拒苏便，局后仍杂。倮让龙洞，莫支度由；阳雒僧鳞，莫稚角存』。译曰：『大汉是治，与天意合。吏译平端，不从我来。门风向化，所见奇异。多赐缯布，甘美酒食；昌乐肉飞，屈伸悉备。蛮夷贫薄，无所报嗣；愿主长寿，子孙昌炽』！此不特采用方言，且采用外夷之方言，以见汉德及远焉。

一〇

台湾厅县各志均载番歌，译以华言，大都祀祖、耕田、饮酒、出猎之辞；而男女情歌亦采一、二，以存其俗。夫人类之进化，先有绘画而后有文字、先有歌谣而后有文学，此智识发达之程序。台湾蒙昧之番，尚无文字而有绘画、尚无文学而有歌谣，故考古学者、历史学者、民俗学者以此为贵重之文献。得其遗迹只语，详细研求，可知大体。原人时代之景象亦复如是，如「吴越春

秋」所载「断竹歌」则其例也。其歌曰：『断付续竹，飞土逐肉』。此则未有文字以前，十口相传，征为信史，而为中国最古之歌谣也。

一一

「竹枝」、「柳枝」之词，自唐以来久沿其调；而台北之「采茶歌」，可与伯仲。采茶歌者，亦曰「褒歌」。为采茶男女唱和之辞，语多褒刺；曼声宛转，比兴言情，犹有「溱洧」之风焉。二十年前，李耐侬发行「台湾文艺杂志」，曾采数十首，且为评注；撷翠扬芬，感均顽艳，诚浪漫之文学也。近者台南小报亦载「黛山樵唱」、「消夏小唱」，颇有佳构。而厦门某氏曾刊台湾情歌，惜其用字遣辞尚欠斟酌。今之提唱乡土文学者，何不起而搜罗以存妙制，为艺苑中放一异彩也！

一二

「方言」之作，昉于子云。子云当西汉之末，郡国上计绎络都门，怀铅握铒记其殊语；退而诂之，以成此书，说者谓可与「尔雅」并行。而汉之方言至今不泯，则子云之功也。清杭世骏氏有「续方言」二卷，采摭注疏「说文」、「释名」诸书以补其阙；引据典核极有根柢，亦可以知古今方言之变易也。

一三

自是以来，代有作者。若张慎仪氏之「蜀方言」、吴文英氏之「吴下方言」、茹敦和氏之「越言释」、全祖望氏之「勾余土音」以及「直音补正」、「广东新语」等，皆为一隅保存其语。而晋江庄俊元氏有「里言征」二卷，可为闽南方言之书；惜其摭摭不多、流传未广，故知者亦少耳。

一四

章太炎先生为现代通儒，博闻强识，著述极多；而「新方言」一书尤为杰作。太炎之自序曰：『方今国闻日陵夷，士大夫厌古学弗讲；独语言犹不违其雅素，殊言绝代之语尚有存者。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马；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学问乎』？又曰：『读吾书者，虽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当知今之殊言不违姬汉，既陟升于皇之赫戏』。案以临瞻故国，其恻怆可知也。盖太炎此书，作于有清之季；痛黄胄之不昌、振夏声于未绝，光复之志见乎辞矣！

一五

余之研究台湾语，始于「查甫」二字。台人谓男子为「查甫」，呼「查埔」，余颇疑之；询诸故老，亦不能明。及读钱大昕氏「恒言录」，谓『古无轻唇音，读甫为圃』。「诗」「车攻」：『东有甫草』。笺：『甫草，甫田也；则圃田』。因悟「埔」字为「甫」之转音。「说文」：『甫为男子之美称』。「仪礼」：『伯某甫、仲、叔、季以次进』。是「甫」之为男子也明矣。顾

「甫」何以呼「埔」？试就闽、粤之音而据之，则可以知其例。福建莆田县呼蒲田县、广州十八甫呼十八铺，是甫之为圃、圃之为埔，一音之转耳。章太炎「新方言」谓从「甫」之字，古音皆读「铺」或若「逋」。查，此也，为「者」之转音；「者个」则此个。所谓「查甫」，犹言「此男子」也。

一六

「里言征」所载方言，如麇糟、汉、譚漫、謔、隼■〈隼，吉代圭〉，与余「语典」所收相同。而「查某」一条，引「封氏闻见录」谓：『妇人放纵不拘礼度者呼为查，发声之辞也』。余不以为然。夫「查」为发声辞，其引可用；然「查某」一语，重在「某」字。女子有氏而无名，故曰「某」；如曰某人之女某氏、某人之妻某氏，此例多见于「左传」。查，此也，说见前；所谓「查某」，则曰「此女」，犹「诗」「召南」之称「之子」也。

一七

台湾语之高尚典雅，有妇女辈能言而士大夫不能书者，试以灶下之语言之，曰「饋飴」、曰「煮糜」、曰「滌泔」、曰「倒潘」、曰「餹粿」、曰「笔面」、曰「■〈备灬〉肉」、曰「刨鱼」；凡此八语，闻之甚熟，而读书十年者恐不能知其出处。然则，台湾语为鄙俗乎？为典雅乎？

一八

「日台大辞典」为督府所编辑，错谬之多，不遑枚举。台湾有「白若雪」一语为形容之辞，「若」呼「惹」、「雪」呼「薛」，正音也；而辞典以为「白白白」三字之变音，不知其何所据？夫中国文学之形容辞，多至迭字成双，如山之「峨峨」、水之「浩浩」、风之「瑟瑟」、雨之「潇潇」，未尝有用三字者；而编者不知其为正音，遂有此误。

一九

台湾之语各有来历，昧者不察，随便乱书，以讹传讹，至今未改。台人谓宰杀曰「刳」，而俗作「劊」字；谓不明曰「普」，而俗作「瞶」字；谓缓行曰「徐」，而俗作「趑」字。考「集韵」：『劊，音钟，刳削物也』；非宰杀之义。『瞶，音榜，西夷织绒也』；非不明之义。而「广韵」：『趑，音梭，疾行也』；与缓相反。盖因小儒市侩不知「说文」、不明经传，故有此谬。而读书不求甚解者亦沿其谬，无怪俗子辈奉「日台大辞典」为金科玉律也。

二〇

台湾之语既有古音古义，又有中土正音，如「纪纲」之呼「起江」、「彭亨」之呼「撻风」、「高兴」之呼「交兴」、「都好」之呼「诛好」，则其明著者也。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土。晋、唐之际，闽南渐启，中土人士之宦游者日多，则其语言必有存者。以今考之，且有各地方言

，若关中语、若蜀中语、若河朔语、若沅湘语，尚杂于台湾语中；特无人为之分析耳。野史谓郑氏居台之时，中土士大夫奉冠裳而渡鹿耳者，盖七百余人。是此七百余人之子孙，必有尚居台湾；而台湾语中之有正音，固其宜也。

二一

台湾语中之正音，余既详载「语典」；又有转音、有变音，非研究音韵学者不能知。台人谓「阿谀」曰「阿老」、谓「庶羞」曰「庶秀」，此自然之语调也。今之提倡台湾语者，将用「阿老」、「庶秀」之音而舍其本义，则台湾语之范围狭矣。

二二

迭韵连语之字，必有其义而后通。台人谓拾曰「却」，而通用「拾」字；然则，「却拾」将为「拾拾」乎？谓「迺」曰「遮」，而通用「遮」字；然则「迺遮」将为「遮遮」乎？盖「拾」字、「遮」字为习见之字，用之较易；而「却」字出于张说「虬须客传」、「迺」字出于「汉书」「舆服志」，非读书有得者不知其义。

二三

发语之辞，有音无义，自古已然。「史记」之「伊优亚」、「乐府」之「妃呼豨」，则其类也。台湾之语亦有此类，然甚少；有之，则就其音而写之，所以存方言之本色。

二四

台湾方言有沿用漳、泉者，如「恁厝」、「阮兜」、「即搭」、「或位」。若以转注、假借之例释之，其义自明。何以言之？「恁，汝等也」；「厝，置也」，引申为居。「阮，我等也」；「兜，围也」，引申为聚。「即，就也」；「搭，附也」，附则为集。「或，未定也」；「位，犹所也」。虽属方言而意可通。又如「那是」、「安仍」、「藉会」、「即款」、「忽喇」、「佳哉」、「敢采」、「嶄然」，凡此八语，有音有义，较诸他处方言为文雅。

二五

台湾俚语，每有一用常字、一用偏字，如老曰「老」而幼曰「茗」，勇曰「勇」而弱曰「■〈那，羽代阝〉」，少曰「少」而多曰「济」，热曰「热」而冷曰「■〈彡 靛〉」；此偏字也，实非偏字。其见于故事雅记者，用之已久；特浅人不知，以为偏字耳。

二六

台湾有特别之语而与诸夏不同者，台人谓畜生曰「清生」、犬曰「觉罗」、豕曰「胡亚」。觉罗氏以东胡之族，入主中国，建号曰清；我延平郡王起而逐之，视如犬豕。而我先民之奔走疏附者，渐忠厉义，共麾天戈，以挽落日

；事虽未成，而民族精神永留天壤，亦可为子孙之策励也。

二七

方言之中，颇难解索；细心思之，亦有其意。台人谓事之未成曰「要未唏哈」，以为有音无义矣。一日，与洪逸雅品茗，因悟唏哈为瓶声。盖水未沸时，瓶声不作，则不得沦茶；以喻事之未成，尚有待于勉力也。

二八

台人又有「加礼连锣」一语，谓事尚未就而在进行中也。逸雅因谓「加礼戏」扮演之时，须先连锣数次，而后出台；亦以喻事之尚待也。台谓傀儡曰「加礼」，故「傀儡」番曰「加礼番」。

二九

台南有「无端且出赵简子」一语，以喻事之唐突。盖掌中班演「窃符救赵」至平原君出台，报名之时误唱「赵简子」；闻者大哗。此百数十年前事，故老相传，留为笑柄；今时子弟已少知者。

三〇

「佗去」、「食未」两语，为台人相见相问之辞。细思其言，饶有意义。台为海上荒土，我先民入而拓之，草莱蒙蔽，野兽横行，土番起没；一出家门，辄有灾害。故询以「佗去」，用戒不虞；亦守望相助之义也。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手足胼胝，尽力畎亩，犹忧岁歉；故问以「食未」，以祝其平安无事之意。则此两语，可见我先民惨淡经营之苦。我辈今日之得衣食于斯者，受其赐也。

三一

台湾为漳、泉人杂居之地，平时集会，每相戏谑以资谈笑。某庄有庙祀神，泉人以一猪、一羊为牲。漳人见而呼曰：「全猪全羊，真是闹热」！盖「全」与「泉」同音也。泉人以为侮己，顾其徒曰：「将羊移过来，将猪移过去」！则「将」又与「漳」同音也。一摔一阖，机锋相对，真是妙语解颐。

三二

俚言俗谚，闻之似鄙，而每函真理。古人谈论，每援用之。『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此武王所引之古谚也。『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此孟子所引之齐谚也。『得时不怠，时不再来』；此范蠡所引之越谚也。七雄之世，处士横议，抵掌而谈，尤多征引。而台湾之谚亦有可取者，如曰『作鸡着揸，作人着秉』；此立志论之言也。又曰：『三代粒积，一旦倾筐』；此失败论之言也。又曰：『卖瓷兮食缺，织席兮困椅』；此自约论之言也。又曰：『三年水流东，三年水流西』；此循环论之言也。余曾摭摭数十语，为之演绎；拟撰一书，名曰「台湾语学上之人生哲学」。

三三

俗谚之中，有一痛快语，则曰『有食烧酒也穿破裘，无食烧酒也穿破裘』；此乐天主义也。夫人生世上，不过数十寒暑，而衣食营之、疾病撻之、忧患乘之、妻子萦之，一日之间为欢几何？故曰：『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此刘伶之所以颂酒德而王绩之所以记醉乡也。然台谚复曰：『日出也着备雨来粮』。为未雨绸缪之意，知此者庶不至陷于苦境。

三四

天下事之最不平者，莫如「赤脚兮赳鹿，穿鞋兮食肉」之语。汉高、唐太之得天下，何以异是！强者自强、弱者自弱，贫富贵贱之分因之日严而平民苦矣。故里谚曰：『做恶做毒，骑马咯嘞；善讨善食，阉鸡拖木屐』！此不平之言也。何以言之？盗跖横行天下，日杀无辜，竟以寿死！孔子圣人也，秉礼怀仁，而辙环终老！善恶之判，既无可凭，何论强弱？欲持其平，在行公道，所谓见者有份也。人人能任其事、人人能食其力，人人能享其自由幸福而天下平矣。

三五

「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二姓合婚，百年偕老」；此定盟之颂辞也。故里谚曰：『嫁护鸡，隶鸡飞；嫁护狗，隶狗走。嫁护乞食，■〈才官〉葭注斗』。盖以女子从一而终，虽遭困阨，不忍离异。自恋爱之说兴，朝为求凤、暮赋离鸾，而伉俪之情薄矣。他日有研究台湾道德之变化者，当就里谚而求之。

三六

多子之愿，自古已然；华封祝尧，曾传其语。盖欲子孙之盛，而室家之昌也。里谚曰：『济困■〈卜勿〉认穷』。则以诸子长成，各事其业，无忧衣食也。然其反语曰：『济困饿死父』。此非空言，实有其事，且为数年前事。媪年七十有七，有子七人。长子举武乡荐，虽死有孙；余亦各小康自立。媪爱少子，居其家。洎病笃，輿往长子所，长妇不受，谓丈夫已死，不能任丧事；乃赴次子居，次子亦不受。三子、四子咸推诿，而媪死于道上矣。见者大哗，群肆抨击，少子乃舁归收殓；此真伦常之变。媪非多子，何以至是？里中有生子众多无力养育者，旁人辄为之叹曰：『跋落困儿坑』；亦可以见其惨状。然则「产儿制限」岂空论哉？

三七

青乌之术，其事荒唐；而富人信之，以为既富之后可以增富，子孙且能封侯拜相。尝有亲死不葬，延聘山师，竭力奉承，冀得吉壤。而为山师者多穷骨相，满口胡言；故里谚曰：『背脊负黄巾，亚别人看风水』。「黄巾」为裹枯

骨之用，谓不能葬其亲而欲为择葬；亦以喻己事不为，而欲为人谋事也。其晓事者则曰「福地福人居」，更进曰「有天理亚有地理」；可见风水之无用矣。明太祖既得天下，虑人之夺其子孙天下也，命江夏侯周德兴往断宇内天子气。德兴至南安，见石井郑氏祖坟，有「五马奔江」之形，欲毁之。梦一老人告之曰：『留此一脉，为明吐气』！觉而异之，乃止。其后延平父子效忠明室，保存正朔者三十余年；而明之天下竟为长白山下之觉罗氏所夺：此则洪武君臣之力之所不为也。呜呼！帝者之贪愚，亦可笑已（按：「负」古音「倍」。「史记」「夏本纪」：『至于负尾』；「汉书」作「倍尾」，古音通）！

三八

台湾处东南海上，潮流所经，寒热互至；故其气候颇与中土不同。而征之里谚，历验不爽。如曰：『六月初三雨，七十二云头』；又曰：『芒种雨，五月无干涂、六月火烧埔』；又曰：『六月一雷止九台，九月一雷九台来』；又曰：『雨前蒙蒙终不雨，雨后蒙蒙终不晴』。故老相传，实由经验；田夫渔子，豫识阴晴。此如巢居知风、穴居知雨，有不期然而然者也。

三九

风信曰「暴」，亦曰「报」。初起时，谓之「报头」；风力渐大，行船者忌之。「台湾府志」所载有「玉皇暴」、「妈祖暴」、「乌狗暴」、「白须暴」凡数十名，各有时日。如正月初九为「玉皇暴」，相传玉皇诞辰。是日有暴，则各暴皆验；否则，未可凭准。故里谚：『天公那有报，众神藉敢报』。又曰：『乌狗报白须』，言相应也；正月二十九日为「乌狗」而二月初二为「白须」。又曰：『送神风，接神雨』。则以十二月二十四日多风而正月初多雨也。

四〇

南方患热、北方苦寒，此自然之理也。台南地近赤道，长年温燠。冬春之际，常在华氏六、七十度；有时升至八十余度或降至四十二、三度，不过一、二日而已。里谚曰：『未食午节粽，破裘■〈个勿〉甘放』。又曰：『正月寒死猪，二月寒死牛；三月寒死播田夫，四月寒死健乖新妇』。亦可以见气候之激变矣（按台语呼「牛」为「愚」，与「猪」、「夫」、「妇」叶韵）。

四一

淡水为今之台北，前时管地广漠，北自宜兰、南迄大甲，皆淡水厅所辖也。草莱未伐，长年阴雾，罕晴霁。故里谚曰：『淡水是这天，雨伞倚门边』；可以知其多雨矣。建省以来，山岚渐敛，民户日殷，雨虽稍杀；而自冬徂夏，连绵不绝，基隆且称雨港。是其气象之阴晴，与台南迥异矣。

四二

禁忌之事，无论文野，环球各族自古留传。苟以俗谚而考之，可以觐民德之厚薄而民智之浅深也。台人之言曰：『七不出，八不归』；此言正月之行事耳。若曰：『■〈卜麦〉借人死，■〈卜勿〉借人生』。则为恻隐之心；虽遇病人借宿，亦不忍拒之也。又曰：『■〈卜麦〉参生疥兮像床，■〈卜勿〉参■〈疒台〉痲对门』；此则恐其感染也。「■〈疒台〉痲」则痲疯，为遗传病，潜伏之期颇久；故谚曰：『会过祖，昧过某』。言能及其子孙也。古人之深晰病理，明知传染而不言传染，虑闻者之寒心耳。家有天痘、肺癆及诸恶症，则禁亲友存问，谓于病者不祥；实则惧见者之不祥，故婉言以拒之。然则此种禁忌，岂逊于卫生昌明之国哉（按台语「同」曰「像」，相像则相同。会，能也；昧，不能也）！

四三

台人卫生之法，忌饮生水、忌食未熟之物。故里谚曰：『千滚无痲，万滚无毒』。此种信条，妇孺周知；故少肠胃之病，是诚绝好习惯也。近者「时式」之人，食生鱼、饮冰水，自诩文明；而传染之病多矣。台人又有言曰：『食龙眼放木耳，食蓝茭放铕子』。此二果者消化不易，故禁儿童食之。

四四

台湾山川之奇、物产之富、民族盛衰之起伏千变万化，莫可端倪；皆小说之绝好材料也。三百年间，作者尚少。同安江日升氏曾撰「台湾外记」，载郑氏四世事，自芝龙入处以讫克塽归降；而明清递嬗之际、荷兰侵略之图、延平光复之志，收罗殆尽，可谓宏博而肆矣。乙未之役，上海有刊「刘永福守台南」者，道听涂说，且杂神怪，未足以语于著作之林也。比年以来，台人士亦有作者；惜取材未丰，用笔尚涩。唯台南「三六九」小报有「小封神」，为许丙丁所作；虽游戏笔墨，而能将台南零碎故事贯串其中以寓讽刺，亦佳构也。余以幽忧之疾，闭户读书，谢绝外事；因作「板桥夜话」、「雾峰快谈」二书，以记台湾豪族之兴替，书各十余万言。此书刊行，布诸海内，亦可以觐台湾社会之变迁而民族精神之没落矣。

四五

「孟子」「齐人」一章，为一短篇小说。余以纯粹台湾语译之，毫无阻滞。曩在台北台湾语研究会上，曾讲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命会员笔记，语既融和，辞又达意。盖以台湾语之组织自有文法，名辞、动辞、介辞、助辞亦有规律。特浅人不察，以为有音无字，随便乱书，致多爽实；一篇之中，黑白参半，而台湾语之意义失矣。故欲以台湾语而作小说当无不可，但不可为非驴、非马之文章耳。

四六

「九尾龟」之「苏白」、「广东报」之「粤讴」，生长其地者类能知之。以台湾语而为小说，台湾人谅亦能知，但恐行之不远耳。余意短篇尺简，可用方言；而灌输学术、发表思潮，当用简洁浅白之华文，以求尽人能知而后可收其效。夫世界进步日趋大同，学术思潮已无国境。我辈处此文运交会之际，能用固有之华文可也、能用和文可也，能用英、法、俄、德之文尤可也；则用罗马字以写白话文亦无不可。但得彼此情素互相交通，虽爱世语吾亦学之。故今之台人士，一面须保存乡土语言、一面又须肄习他国文字，而后不至于孤陋寡闻也。

四七

小说未兴以前，先秦诸子多作寓言；庄、列之书，尤工载笔。如「七圣迷途」、「愚公移山」，奇文妙文读之不厌。「台湾府志」「丛谈」有「古橘冈序」一篇，则寓言也；不知何人所作。其序曰：『凤邑有冈山，未入版图时，邑中人六月樵于山，忽望古橘挺然冈顶。向橘行里许，有巨室。由石门入，庭花开落，阶草繁荣；野鸟自呼，房廊寂寂。壁间留题诗语及水墨画迹，镌存各半。比登堂，无所见；惟一犬从内出，见人摇尾，绝不惊吠。随犬曲折，缘径恣观，环室皆径围橘树也。时虽盛暑，犹垂实如碗大。摘食之，瓣甘而香，取一、二置诸怀。俄而斜阳照入，树树含红；山风袭人，有凄凉意。辄荷（樵）寻（归）路，遍处识之。至家以语，出橘相示，谋与妻子俱隐。再往，遂失其室，并不见橘』。此则陶靖节「桃花源记」之类也。顾彼为渔夫而此为樵客，遥遥相对；且有移家之志，可谓不俗。岂作者亦欲避秦欤？苟有其地，吾将居之。

四八

台湾开辟未久，故事颇多。余撰「台湾通史」，极力搜罗，以成此书。其琐细别为「赘谈」，如「打猫」、「打狗」则其一也。先是，延平郡王入台后，以生番散处岩谷，猎人如兽；乃自唐山购来两虎，放之山中，欲与生番争逐。两虎分行，牝者至诸罗之北，番以为猫也，噪而击之，因名其地为「打猫」；牡者至凤山海隅，为番扑死误为狗，而号其山为「打狗山」。此虽荒唐之言，以今思之，足见当时景象。盖当郑氏肇造，拓地未广，政令所及不过天兴、万年，其余则番地也。故番人之以虎为猫，比之「指鹿为马」者尤为有理。

四九

台南有「打鼓山十八哈篮」之语；盖谓埋金十八窖，有福者方能得也。按陈小崖「台湾外纪」谓：『明都督俞大猷讨海寇林道干，道干战败，舣舟打鼓山下。恐复来攻，掠山下土番杀之，取其血和灰以固舟，乃航于海。相传道干有妹埋金山上，有奇花异果，入山者摘而啖之，甘美殊甚；若怀归，则迷失道

』。

五〇

林道干既去台湾，窜吕宋；官军复征之，乃走勃泥，攘濒海之地而居焉，号「道干港」。勃泥则婆利，今之婆罗洲。道干虑为人并，铸大炮，以备战守。既成，试放炮裂，被炸死；故台南有「林道干铸铳扑家治」之谚，以言害人自害也（按台语自己曰「家治」，为「咱的」之变音）。

五一

鹿耳门在安平之西，荷兰、郑氏均扼险驻兵，以防海道；清代因之。住民数百，佃、渔为生；亦有庙宇祀天后。道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大风雨，曾文、湾里两溪之水澎湃而来，鹿耳门遂遭淹没。三郊商人素为海上贸易，悯其厄，每年是日设水陆道场于水仙宫，以济幽魂；佛家谓之「普渡」。故台南有「鹿耳门寄普」一语即言其事，亦以喻无业者之依人餬口也。

五二

吕祖庙在台南市内，前时有尼居之，不守清规，冶游子弟出入其间；众多訾议，遂有「吕祖庙烧金，糕仔味记提来」之谚。谓晋香者以此为欢场，乐而忘返也。事为有司所闻，逐尼出，改为「引心书院」。

五三

延平郡王肇造东都，保持明朔；精忠大义，震曜坤舆。台人敬之如神，建庙奉祀，尊之为「开台圣王」、或称「国姓公」，未敢以名之也。野乘所载、故老所传，颇多神话；为录一二：「台湾志略」谓：『郑氏攻略台湾时，荷兰揆一王梦一丈夫冠带骑鲸，从鹿耳门而入。及觉，则郑氏舟师已由港进。仓皇拒战，遂举城降』。「淡水厅志」曰：『国姓井，在大甲堡铁砧山巅。相传郑氏屯兵大甲，以水多瘴毒，乃拔剑斫地得泉，味清冽』。又曰：『鹦哥山，在三角涌；与鸞山对峙。相传吐雾成瘴，郑氏进军迷路，炮断其颈』。

五四

民讴为一种风谣，所以刺时政之得失；「小雅」「巷伯」之诗，已启其端。「左传」所载，尤为刻画：如宋人之讽华元、郑人之歌子产，则其类也。班、范两书，采取尤伙。而台湾亦有一二：蔡牵之乱，俶扰海上。薛志亮为台湾知县，募勇守城，与民同疾苦；而守备吉凌阿号知兵。民间为之讴曰：『文中有一薛，武中有一吉；任是蔡牵来，土城变成铁』。及平，众多其功。咸丰初，安邱王廷干任台湾县，性贪墨，折狱徇私。民间为之讴曰：『王廷干，看钱无看案』！后调任凤山，死于林恭之乱；妻子、臧获被杀者二十有八人，吏民无有顾者：亦好货之罪也。

五五

施琅为郑氏部将，得罪归清；后授靖海将军，帅师灭台。清廷以其有功，诏祀名宦祠。祠在文庙棂星门之左，台人士以其非礼，为诗以诮之曰：『施琅入圣庙，夫子莞尔笑；颜渊喟然叹：「吾道何不肖」！子路愠见曰：「此人来更妙；夫子行三军，可使割马料」』！可谓谑而虐矣。

五六

童话虽小道，而启发儿童智识，其效较宏。台湾所传如「虎姑婆」、「蛇郎君」、「白贼七」等，饶有兴趣；余则多近迷信。余意我台文学家当多作童话，采取自然科学及台湾故事而编之如「伊索寓言」，为儿童谈笑之助；且可以涵爱护乡土之心，亦蒙养之基也。

五七

儿歌为一种文学，以其出于自然也；各地俱有，稍有不同。余所收者有四、五十首，纯驳参半。兹录两篇：一为「阉鸡啼」、一为「指甲花」，皆家庭事也。「阉鸡啼」云：『阉鸡雌雌半，新妇早早起。上大厅，拭棹椅；落灶下，洗碗箸；入绣房，作针黹。大家大官拢欢喜，阿谀兄、阿谀弟，阿谀恁厝父母爻教示』。「指甲花」云：『指甲花，笑微微；笑我陈三■〈卜麦〉嫁无了时。马前戴珠冠，马后迺凉伞；笨恹查某困较晏。头无梳、面无洗，脚帛头，拖一块；乳的流，团的哭。大伯、小叔■〈卜麦〉来食下画，青狂查某弄破灶』。此歌两首，一写勤劳、一写懈怠；绘影绘声，各极其妙。若以格调音律而论，则前作较胜（按台语「善」曰「爻」、「要」曰「■〈卜麦〉」、「阿谀」呼「阿老」，详载「台湾语典」）。

五八

群儿聚集，互相游戏，每举隐语以猜一物，谓之作谜；亦启发智识之助也。台湾此等之谜，到处俱有；特意有浅深，故辞有文野耳。如曰：『顶石压下石，会生根，昧发叶』；猜齿。又曰：『一丛树、二叶叶，越来越去看未着』；猜耳。又曰：『头刺葱、尾拖蓬，在生穿青袍，死了变大红』；猜虾。又曰：『一重墙、二重墙、三重墙，内底一兮黄金娘』；猜卵。凡此之类，不遑枚举；而语能和叶、意无虚设，比之灯前射覆、酒后藏钩，其兴趣为何如也！

五九

童谣亦一种文学，造句天然，不假修饰；而每函时事，诚不可解。「国语」之『■〈厌上木下〉弧箕箒，几亡周国』、「左传」之『龙尾属辰，虢公其奔』，尤其彰明较著者。而台湾童谣亦有此异：『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南唐』：此言郑延平之起兵也。『头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称永和，六月还康熙』：此言朱一贵之失败。『出日落雨，刳猪秉肚；厝仔穿红裤，乞食走无路』：此言乙未九、十月之景象也。揣其所言，若有默示；岂偶然

而合欤？抑天人感应之际现于机微也欤？

六〇

讖纬之术，学者不言；而汉儒言之，每多附会。岂天数已定，故为隐语，以神其说？抑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而不可明言之欤？余读「槎上老舌」，载崇祯庚辰，闽僧贯一居鹭门，夜坐，见篱外坡陀有光，连三夕。怪之，因掘地得古砖，背印两圆花突起，面刻古隶四行。其文曰：『草鸡夜鸣，长尾大耳。干头衔鼠，拍水而起。杀人如麻，血成海水。起年灭年，六甲更始。庚小熙皞，太和千纪』。是书为明季闽县陈衍所著。至清人得台后，王渔洋「池北偶谈」载之；且为之释曰：『鸡，酉字也；加草头、大尾、长耳，郑字也。干头，甲字；鼠，子字也：谓郑芝龙以天启甲子起海中为群盗也。明年甲子，距前甲子六十年矣。庚小熙皞，寓年号也。前年万正色克复金门、厦门；今年施琅克澎湖，郑克塽上表乞降，台湾悉平。六十年海氛一朝荡尽；此固国家灵长之福，而天数已豫定矣，异哉』！

六一

「赤嵌笔谈」载：『宋朱文公登福州鼓山，占地脉曰：「龙渡沧海，五百年后，海外当有百万人之郡」。今归入版图，年数适符；熙熙穰穰，竟成乐郊矣。鼓山之上石，刻「海上视师」四字，为紫阳所书』。近读邱沧海先生之诗，以为则指延平；然则宋儒亦有「讖纬」之术矣。

六二

「台湾旧志」谓：『凤山相传，昔年有石自开；内有讖云：「凤山一片石，堪容百万人。五百年后，闽人居之」』。「福建通志」亦谓：『佃民垦田得石碣，内镌「山明水秀，闽人居之」』。此二石，均不言所在。若果有此，则华人居画已久；否则，「齐东」之语耳。

六三

乩诗为一种神秘，若可信、若不可信；苟以此为实事，则惑矣。「溧阳续录」载张鹭洲自记巡台事，谓『乾隆丁酉，偶与友人扶乩；乩赠余以诗曰：「乘槎万里渡沧溟，风雨鱼龙会百灵；海气粘天迷岛屿，潮声簸地走雷霆。鲸波不阻三神鸟，蛟室争看二使星。记取白云飘缈处，有人同望蜀山青」。时将巡台之役，余疑当往；数日，果命下。六月启行，八月至厦门。渡海，驻半载始归。归时风利，一昼夜则登岸。去时飘荡十七日，险阻异常。初出厦门，则雷雨交作，云雾晦冥；信帆而往，莫知所适。忽腥风触鼻，舟人曰：「黑水洋」。黝然而深，视如泼墨。舟人摇手戒勿语，云：「其下则龙宫，为第一险处。度此可无虞矣」！至白水洋，遇巨鱼鼓鬣而来，举其首如危峰障日。每一泼刺，浪涌如山，声砰訇如霹雳。移数刻，始过尽，计其长当数百里。舟人云

：「来迎天使」；理或然欤？既而飓风四起，舟几覆没；忽有小鸟数十，环绕樯竿。舟人喜跃，称「天后来拯」风果顿止，遂泊澎湖。圣人在上，百神效灵；不诬也。遐思所历，一一与诗语相符；非鬼神能前知欤？时先大夫尚在堂，闻余有过海之役，命兄来到赤嵌视余，遂同登望海楼；并末二句亦巧合。益信数皆前定，非人力所能然矣！按鹭洲名湄，浙江钱唐人；雍正十一年进士。着「柳渔诗集」及「瀛壖百咏」。

六四

卜筮之术，见于「周易」。人智未开，乞灵神鬼；自是则有骨卜、镜卜、金钱卜各种，而「筮诗」亦其一也。台湾寺庙皆有筮诗，其辞鄙陋，若可解、若不可解；故台人谓诗之劣者曰「筮诗」，以其不足语于风雅之林也。愚夫愚妇，虔诚祷告，每得一筮，就人解释；吉凶祸福，信口而谈。卜者引以为真，亦可怜已！台南筮诗，旧时五妃庙最灵，士之热中功名者多往乞之。故邱沧海「五妃庙」诗云：『三尺土乖同穴望，百枝筮乞进香诗』。则咏其事。

六五

台湾无祀神之曲，唯文庙释菜，须歌「四平之诗」；其谱颁自礼部，各省皆同。文庙之乐，谓之古乐；八音协奏，温厚和平，饶有肃雍之象。台南文庙旧为全台首学，故设乐局以教乐生。而士人之习乐者，别设乐社，以时演奏，谓之「十三腔」。十三腔者，以小钲十三面调节音律；其乐器与古乐略同，唯无钟、鼓、柷、敔，而多丝、竹之属。其谱传自中华；若「殿前吹」、「折桂令」、「紫花儿序」则台南自制，与各地不同。

六六

宗教之中，各有音乐，以保其清闳庄严之气象；故梵呗之音、游仙之曲，闻其声者多超然出世之想。基督教之礼拜祈祷，须歌「赞美诗」；其诗多译台语，妇孺周知。盖基督教之布教，多向普通社会宣传；故其「圣经」辄译各地方言，传人易晓。曩者荷兰据台时，牧师嘉齐宇士曾以「摩西十诫」、「耶教问答」译为番语，以教六社番人；故番人颇恭顺，则宗教之力也。

六七

台湾之剧凡数种：曰「乱弹」，即正音也；曰「四平」，则昆曲之支流也；曰「老戏」，即乐律似昆而曲为南词；曰「戏仔」，即七子班，犹古之小梨园也——唱词道白，皆用泉音，其所演者亦多泉州故事，如「荔镜传」、「护国寺」等。又有傀儡班、掌中班，亦泉剧也。

六八

「乱弹」之戏，传自江西，故曰「江西班」。其所唱者，有「京调」、有「徽调」、亦有「昆曲」；如「费宫人刺虎」、「百花亭赠剑」，尤其着也。

昆曲文辞美丽、音韵悠扬，非村夫市侩所能领会；三十年来绝少唱者，今已为广陵散矣。庚子联军之役，西太后幸陕；秦中固有「梆子腔」，闻而悦之，召入供奉。及回銮时，从入京；流传津、沪。上海班之来台者遂唱此调，一时颇盛。然「梆子」声悲而厉，识者以为亡国之音；不及十稔而清社覆矣。

六九

「四平」为昆曲支流，亦曰「四平昆」。演唱之剧范围较小，所谓「征番」、「报冤」、「扑虎」、「娶某」也。三十年来渐就寥落，今已绝迹；唯民间乐社尚有习者。

七〇

「傀儡」为祀神之剧。开演之时，连锣数次；乃请所祀之神曰相公爷者，绕场三匝。演者信口而念曰：『路里令，里路令；路令、里令，路路令；里令、路令，里里令；路里令，里路令』。循环杂诵，凡数十语；此真有音无意义矣。翻译名义集谓咒语不翻，存其实也；故佛藏有显、密两部。

七一

「掌中班」有南、北曲之分，说白皆用泉语，诙谐尽致；作对吟诗，饶有趣味。且常演全本。雅俗咸喜观之。

七二

「车鼓」、「采茶」，皆民间一种歌曲；亦能扮演小剧。如「桃花过渡」，一男一女粉墨登场，彼唱此酬，辞近淫渫。村桥野店，灯影迷离、游人杂沓，每至僨事；故旧时禁之。

七三

三十年来，台北始有女伶，曰「咏霓裳」。其曲师多京、沪班人，声调步骤悉如正音；有时且过之，可谓青出于蓝矣。「咏霓裳」之伶多名角，或死、或嫁，今已寂然。继之者为桃园之「永乐社」，亦多佳丽，而红豆、月中桂且以抑郁死。余有诗云：『酒徒散尽佳人老，说到看花便惘然』！思之深喟。

七四

台北近有歌仔戏，亦曰白话戏；则由「车鼓」、「采茶」而演进者也。其说、唱皆用台语，且能演「乱弹」所演之剧，故妇女喜观之。然编剧者既无艺术观念、演之者又多市井无赖，故每陷于诲淫败俗之事。余意此剧颇合乡土文学，如得有心人而管理之，脚本、脚色均为选择，求适时代，为社会教育之补助；则其号召感化力，比之改良戏、文士剧尤为易易。

七五

傀儡班、掌中班之外，又有影戏。剪皮为人，施以五彩，映影于幕，如走马灯；亦有弹唱，入夜演之。台人谓之「皮猴」。故里谚曰：『一冥看够天光

，知皮猴一目』。以喻人之不晓事也。■〈卍 勿〉皮猴之戏，今已甚少，唯台南乡间尚有演者。

七六

台湾音乐有「南管」、「北管」之分。「北管」乐器、曲调与「正音」同，亦能登台扮演；所谓「子弟班」也。「南管」则「南词」，其曲多泉州文士所制，取材富丽，音韵抑扬，又多儿女子事，使人之意也消。「北管」之声宏而肆、「南管」之声缓而悲，则民俗之异也。「乐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啍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故慎所以感之』。然则音乐之关于人性也大矣。

七七

海海通以前，台之商业与泉州关连；「一府、二鹿、三艋舺」，亦多泉人贸易。故勾栏最重南词，以泉人之好之也。泉船载货，北自天津、牛庄，南迄暹罗、吕宋，一年数至，货物充积；操其奇赢，颇肆挥霍，故勾栏亦盛。及各国互市，轮船来往，泉船渐失其利；而艺旦亦唱北曲。然北曲流传既久，失其本真，士人复少知者。光绪十七年唐景崧任布政使司，为母介寿，特召上海班来演。当是时台北初建省会，游宦寓公簪缨毕至，大都中土人士，雅好京调；勾栏从而习之，而南词遂微微不振，是亦风气使然也。

七八

「驶犁歌」为乡间一种音乐，则农歌也。田家作苦，岁时伏腊拊髀击缶，而歌呜呜。故杨恽之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为』？此诚善写田家之苦乐矣。台湾之驶犁歌，大都有声无辞，所谓「哑哑啁啾难为听」也。乡中赛会，逐队而出，以一男子驶犁、两女子骖左右，和以丝竹、节以铜钲，且唱且行，手舞足蹈。彼辈自有乐趣，固不得以「巴人下里」而儼「白雪阳春」也。

八〇

「孔雀东南飞」为述事诗，犹今之弹词也。台南有盲女者，挟一月琴，沿街卖唱；其所唱者，为「昭君和番」、「英台留学」、「五娘投荔」，大都男女悲欢离合之事。又有采拾台湾故事，编为歌辞者，如「戴万生」、「陈守娘」及「民主国」，则西洋之史诗也。今之文学家，如能将此盲词而扩充之，引导思潮、宣通民意，以普及大众；其于社会之教育，岂偶然哉！

八一

乡村之间，有所谓「跳鼓」者，犹今之跳舞也。春秋佳日赛会迎神，广场

之外，绿阴环绕，以一男子抱鼓而立，四人持锣侍四隅，又有一人举红伞；锣声一鸣，鼓声应之，或前或后、或俯或仰、或开或合、或疾或迟，举伞者随其进退，伞影缤纷，锣鼓并作。观者喝采，历时始罢；其所以娱神者至矣。夫歌舞之乐，本乎人情；先王制乐，以象其德。故「跳鼓」之技出自乡中，可与「驶犁歌」相偶也。

八二

「乐府」有「醜面辞」，为儿童洗面而作也；曼声宛转，闻之心愉。兹录其语，以与台湾「育儿歌」相较。「醜面辞」曰：『花红红，雪白白，为儿醜面爱儿晰；雪白白，花红红，为儿面爱儿容。红红花，白白雪，为儿醜面爱儿洁；白白雪，红红花，为儿醜面爱儿华』。「育儿歌」则「栲栳歌」，其辞曰：『摇也摇，阿囡■〈卜麦〉困着来摇；鸣也鸣，阿囡■〈卜麦〉困着来鸣。呜呜困，一冥大一寸；呜呜惜，一日大一尺』。此为一种文学；而发自妇女口中，其爱护儿童之心至矣。

八三

台南勾阑之中，祀一纸偶，曰「水手爷」；即南鯤鯓王之水手也。龟子、鸪儿每夕必焚香而祝曰：『水手爷，脚跷跷、面僚僚，保庇大猪来进稠。来空空、去喁喁，腰斗举阮■〈才蒙〉，暗路着敢行。朋友劝■〈卜勿〉听、父母骂■〈卜勿〉惊，某囡加讲食扑骈』。此为一种咒语，野蛮人每用之。今勾阑视嫖客为大猪；夜度无资，抑留勿出，则曰吊猴。猪也、猴也，皆兽类也；而狹邪子弟喜为之，可怜可悯！

八四

台北近来有所谓「乌猫乌狗歌」者，事既秽淫，语尤鄙野。而乃摄入声片，传布四方；民德坠落，至于此极，亦可哀已！夫欲提倡乡土文学，必须发挥乡土之美善，而后可以日进。若作此歌者，必非台人；否则受人指使，故为违心之言以自污蔑，是台人士之耻也！因忆去年秋某周刊曾登小说一篇，载台北一车夫与其妇诟谇之言，此骂彼訾，见之不快；而作者乃忍写之，岂非自侮之道乎？余，台湾人也。台湾民族之衰落虽至如此，而前途一线之光明，尚有望于今日文学家之指导也。

八五

台湾诗学之兴，始于明季。沈斯庵太仆以永历三年遭风入台，时台为荷人所据，受一廛以居，极旅人之困，弗恤也。及延平至，以礼待之。斯庵居台三十余载，自荷兰以至郑氏盛衰，皆目击其事；著书颇多，海东文献推为初祖。清人得台，斯庵亦老矣；犹出而与宛陵韩又琦、无锡赵行可等结「东吟社」，所称「福台新咏」者也。当是时，台湾令沈朝聘、诸罗令季麒光均能诗，朝

聘有「郊行集」，麒光有「海外集」、又有「东唱和诗」。荒裔山川，遂多润色。游宦寓公先后继起，若孙元衡之「赤嵌集」、陈梦林宁之「游台诗」、范咸之「婆娑洋集」、张湄之「瀛壖百咏」，蜚声艺苑，传布海隅。而台人士之能诗者，若黄侗之「草庐诗草」、陈辉之「旭初诗集」、章甫之「半嵩集」、林占梅之「琴余草」、陈肇兴之「陶村诗稿」、郑用锡之「北郭园集」，或存或不存、或传或不传，非其诗有巧拙，而后人之贤、不肖也。夫清代以科举取士，士之读诗书而掇功名者，大都浸淫于制艺试帖；元音坠地，大雅沦亡。二三俊秀，自以诗鸣，挾藻扬芬，独吟寡偶；不过写海国之风光、寄沧洲之逸兴，未有诗社之设也。光绪十五年，灌阳唐景崧任台湾道；道署固有斐亭，景崧葺而新之，辄邀僚属为文酒之燕，台人士之能诗者悉礼致之。风雅之休，于斯为盛。及景崧升布政使，驻台北；台北初建省会，簪缨荟萃，景崧又以时集之。时安溪林鹤年以榷茶在北，亦能诗。一日，自海舶运来牡丹数十盆致诸会；景崧大喜，名曰「牡丹诗社」。当是时台人士多以诗鸣，而施耐公、邱仙根尤杰出。二公各有诗集，不特称雄海上，且足拮抗中原。乃未几而鼙鼓远来，风流云散；回首兴亡，真不胜今昔之感矣！

八六

乙未之役，輿图易色，民气沸腾。中土士夫之眷念台湾者，为诗颇多；嘉应黄公度京卿有「民主国歌」，语尤悲壮。当是时，易实甫奉南洋大臣之命，视师台南，有「寓台感怀诗」六首。和者十数人，如吴季鏊之『忽往忽来心上血，可怜化作赤嵌潮』！盖其慷慨从戎、从容就义，固已蕴于此时矣。余曾撷拾乙未之诗数十首载于「台湾诗乘」，亦足以资后人之感慨也。

八七

「台湾诗乘」所收，作者约三百人，为诗近千首。自郑氏以前至于乙未，凡生斯、长斯、宦游于斯者莫不采入，可谓多矣。二十年来，余既刊行「台湾通史」以保文献，又撰「台湾诗乘」以存文学；余之效忠桑梓亦已勤矣，而犹不敢自怠。一息尚存，此志不泯。余将再竭其绵力，网罗放失，缀辑成书，以扬台湾之文化。

八八

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昔人所谓海上仙山者也。故自开辟以来，中土士夫之戾止者，多有题咏：如孙湘南之『山势北盘乌鬼渡，潮声南吼赤嵌城』；范九池之『金穴玉山那可到？汤泉硫井转相怜』；陈恭甫之『南屏鼓角三更月，北卫风沙万里云』；马子翊之『满树花开三友白，孤坟草为五妃青』：皆足为台湾生色。今之作者何不着意于此，而乃作此毫无关系之题目！台湾诗人虽多，而真能为台湾作诗者，有几人哉！

八九

「海东校士录」有「新乐府」六章，则为台湾而作者；曰「保生帝」、曰「鲲身王」、曰「罗汉脚」、曰「伽蓝头」、曰「乌烟鬼」、曰「草地人」，皆本地风光也。「草地人」一首，为李华所作。华，台湾府治人，道光间廪生。其诗录后：『台阳膏腴地，一岁或三熟。可怜草地人，不得饱糜粥！里正催租来促人，林投有洞去藏身；画伏夜归饥不忍，归来惟对甑中尘。曩者城中来，曾见城中客；峨峨称大家，丹艧间金碧。丰衣美食如山积，不如卖女图朝夕；使依莫作沟中瘠，女事贵人两有益！吁嗟乎，坠茵坠溷莫可知，飞絮飞花岂有择？君不见：石濠别，幽怨声；流民图，凉凄色』！此真为草地人写照矣。今之佃农，其景象又何如也！

九〇

三十年来，台湾诗学之盛，可谓极矣。吟社之设，多以十数。每年大会，至者尝二、三百人。赖悔之所谓『过江有约皆名士，入社忘年即弟兄』；诚可为今日诗会赞语矣。顾其所作者，多属击钵吟。夫击钵之诗，非诗也。良朋小集，刻烛摊笺，斗捷争奇以咏佳夕，可偶为之而不可数；数则诗格日卑而诗之道僮矣。然而今之诗会非击钵吟无诗，今之诗人非作击钵吟之诗非诗；是则变态之诗学也，可乎哉？

九一

唐人作诗每用方言，宋人之词尤多用之。而台湾方言之可入诗者，若「骑秋」、若「禅雨」、若「海吼」、若「回南」、若「双冬」、若「九降」、若「蒋鹊」、若「潮鸡」，皆隽语也。我台诗人，当有取而用之者。

九二

「竹风兰雨」，为诗人赞美台北之景象，以新竹多风而宜兰多雨也。台湾地理，大甲中分，南方常暖、北方稍寒。故张鹭洲诗云：『少寒多燠不霜天，木叶长青花久妍；真个四时皆是夏，荷花度腊菊迎年』。此虽泛写台湾，而实为台南特色。黄曜墀诗曰：『海内何如此地温，恒春树茂自成村；轻衫不怯秋风冷，终岁曾无雪到门』。真是常夏之国，与北戎之冻雨霾风者迥不同矣（按恒春在台之极南，光绪初设县；今为郡）。

九三

诗钟虽小道，而造句炼字、运典构思，非读书十年者不能知其三昧。诗钟之源起于闽中，所谓「折枝」者也。每作一题，以钟鸣为限，故曰诗钟。台湾之有诗钟始于斐亭，曾刻一集名曰「诗畸」。顾其时所作，不过嵌字、分咏、笼纱数格。今则愈出愈奇，以余所知者凡有十四：一曰「嵌字」，拈平仄两字而对之，在第一字者曰「凤顶」、第二字曰「燕颌」、第三字曰「鸢肩」、第

四字曰「蜂腰」、第五字曰「鹤膝」、第六字曰「凫胫」、第七字曰「雁足」；二曰「魁斗」，拈平仄二字，嵌于出句之首与对句之尾；三曰「蝉联」，拈平仄二字，嵌于出句之尾与对句之首；四曰「鹭拳」，拈平仄二字，嵌于出句之第二字与对句之第六字，或易之亦可；五曰「八叉」，拈平仄二字，嵌于出句第一字与对句第二字，或出句第二、对句第三，余可类推；六曰「分咏」，以一雅一俗，成为一联；七曰「笼纱」，眼字两字一平一仄，隐而能着、见之则知；八曰「晦明」，眼字二字仍分平仄，一用笼纱之法、一用嵌字之法；九曰「合咏」，无论写景言情、咏物怀古，但须嵌一绝无相关之字，读之如无痕迹；十曰「鼎足」，以成语三字为眼，则嵌二字于出句之首尾、一字于对句之第四字，互调亦可；十一曰「碎锦」，以成语四字或五字为眼，嵌于两句之内，眼字不得相连；十二曰「流水」，以成语四字或五字为眼，嵌于两句之内，眼字必须顺序；十三曰「双钩」，以成语四字为眼，顺序分嵌于两句之首尾；十四曰「睡蛛」，以四字为眼，每句分嵌二字必须相连、且须相对，又应变化本义，而后合式。

九四

十四格之中，最难者为「笼纱」、「流水」、「双钩」、「睡蛛」及「合咏」、「嵌字」。今之作者多误「分咏」为「笼纱」，盖分咏系拈两事物，雅俗并陈，各咏其一；而笼纱则仅择两字，一平一仄分罩成联，不得以空句而塞责也。试就「东海钟声」所选者录其一二：「笼纱」如「元旦」云：『唐代合呼才子姓，吴宫初进美人名』；「流水」如「山中春雪」云：『山绕中条云不断，春归上苑雪初融』；「双钩」如「半夜中宫」云：『半亩蛙喧声破夜，中天蟾冷影沈宫』；「睡蛛」如「万物归之」云：『流水何之归海白，春风煦物万山青』。

九五

「合咏」、「嵌字」，有时容易，有时甚难；唯在作者之运用耳。余刊「台湾诗荟」，曾以「蝴蝶兰嵌春字」征咏，作者颇多。其佳者，如一鸥之『佩来未觉春如梦，扑去方知国是花』；镜泉之『舞罢春风芳竟体，梦回楚水化前身』；醉月之『幽香春入滕王帖，素艳诗吟谢逸篇』；显升之『慕名客自恒春至，入梦人分楚畹香』；述公之『幽谷春花述晓梦，比邻新酿借芳名』：皆佳句也。

九六

光绪纪元，沈文肃公视师台南；奏建延平郡王祠，从台人士之请也。祠成，文肃自撰一联云：『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陷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此外尚多佳构：如夏观察

献纶云：『天地间有大纲，耿耿孤忠，守正朔以挽虞渊，祇自完吾气节。古今来一创局，茫茫荒岛，启沃壤而新版宇，犹思当日艰难』。周太守懋琦云：『独奉胜朝朔；来开盘古荒』。袁司马闻柝云：『昆舍之间开一域；崖山而后矢孤忠』。方司马祖荫云：『土宇辟沧溟，移孝作忠，天为孤臣留片壤。血诚矢皦日，原心略迹，帝颁旷典报馨香』。张军门其光云：『生为遗臣、没为正神，独有千古。今受大名、昔受赐姓，谅哉完人』！越年，王中丞凯泰巡视台湾；时适开辟后山，因撰一联云：『忠节感穹苍，大海忽将孤岛现。经纶关运会，全山留与后人开』。又十年，刘中丞铭传巡抚台湾；莅南试士，亦撰一联云：『赐国姓，家破君亡；永矢孤忠，创基业在山穷水尽。复父书，辞严义正；千秋大节，享俎豆于舜日尧天』。

九七

王祠后殿祀翁太妃，其左祀宁靖王及五妃、右祀监国世子与陈夫人。文肃各撰一联：太妃祠云：『剑影出寒空，烈母合隆当代祀。山光腾绝岛，奇儿似为有明生』。宁靖王祠云：『凤阳一叶尽；瀛台寸草春』。监国祠云：『夫死妇必死；君亡明乃亡』。祠之两庑，合祀明季文武诸臣，其姓名载于「台湾通史」。时侯官陈谟为府学教授，曾与建祠之役；亦撰两联：东庑云：『逋播老蛮天，是洛邑顽民、辽东处士；文章传幕府，听西台痛哭、蒿里悲歌』！西庑云：『返日共挥戈，沧海楼船拚转战。余生皆裹革，秋风甲马倘来归』！

九八

台南庙宇之楹联，颇多佳作；劫火之后，毁灭无遗。府城隍庙有一对，不知何人所撰，今犹约略记之。城隍者，所谓奖善殛恶之神也；故语威而毅，俨如酷吏口吻。联云：『问尔平生，所干何事：谋人财？害人命？奸淫人妇女？败坏人纲常？算从前邪谋诡计，那一条孰非自作！到我这里，有罪必诛：歼汝算！杀汝身！殄灭汝子孙！降罚汝祸殃！看今日凶烽恶焰，有几个至此能逃』！此真为恶人说法者矣。世有不遵道德、不畏法律而独惧鬼神，欠债不还、偷盗不认，邀往城隍庙杀鸡设誓，则勃然变色，以为冥冥中若有鉴临之者。乃知神道设教，专治愚顽；民智未齐，尚不足语于无鬼之论也。

九九

『铁马金戈，万里归来真腊棹；锦袍红烛，千秋高会斐亭钟』。此唐维卿观察自书斐亭联句也。斐亭在道署内，修竹假山，地殊清闳，故「旧志」有「斐亭听涛」之景。法越之役，维卿以翰林出关，说刘黑旗归附遂；授台湾兵备道。乃修葺斐亭，退食其间，辄邀僚属为文酒之燕，台人士之能诗者悉礼致之。挖雅扬风，一时称盛。今斐亭已毁，钟声久沉；凭吊兴亡，宁无凄怆！

一〇〇

凤山以山名，语其形也。前时县令某，有女美而慧，擅词藻，曾出一联征对，且欲以量邑人士之才。联云：『有凤山、无凤宿，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一时无有对者。以今思之，未得其耦。盖「凤兮」二句为成语，故难求凰也。

一〇一

俗谚，多可作对。茶余酒后，曾举一二：如『客人请人客』对『头对作对头』。又如『七扔八添九抄十无分』对『一钱二缘三水四少年』。真是天造地设，妙趣横生。台南「三六九」小报迭载「新声律启蒙」，为赵少云、洪铁涛及同好之士所作；悉采里言，复叶音韵，诚可谓本地之风光而艺苑之藻绘也。他日如刊单本，布之海内，亦可为台湾之特色。

一〇二

中华改造之年，余在沪上，有以「社会党」三字征对者，余以「君王后」对之，颇嫌平仄未调。及归故乡，适迎天后，台人所谓「妈祖婆」者也；余意以对「君王后」，则语调和叶。复欲以「妈祖婆」征对；洪铁涛曰：『可对「婴儿子」』。余曰：『甚工』！盖「社会党」等以一名辞而函六义，又可循环互注，庄生所谓「周遍咸三」者，异名而同义者也。近撰「台湾语典」，有「妇人人」一名，余欲出以征对；因思「仪礼」有「男子子」可为佳耦。乃知「妇人人」三字，其造语亦有所本也。

一〇三

灯谜为文人游戏，而春宵之乐事。我台先辈之善此者，代有其人。先大父耄耄之年犹好此事，每闻悬谜，欣然而往，夜阑始归。家中积稿，高至尺余。余亦好此，与二三友朋时为隐语以相探索。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夫谜，犹其小者。然而玄机巧思，应象无方，斗角钩深，亿则屡中；比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其得失为何如也！

一〇四

台人士之谜，除用「四书」、「五经」外，尝采里谚而取谐声，所谓「梨花格」者也。「梨花格」之谜，半杂诙谐，或唱漳音、或唱泉音，非本地人不知其妙。如「勺」字打俗语二，猜「作匀，■〈出爻〉一点」。其有用地名者，如「各个」打「半路竹」、「红紫十千」打「万丹」、「胸吞云梦者八九」打「大肚」。此则名正言顺，各地可通行也。

一〇五

延平郡王之诗已载「台湾诗乘」，而书亦有存者。曩时海会寺僧传芳巡锡泉州，闻故家黄氏有王书，造门请见；黄氏以海会为北园别墅，与郑氏大有因缘，慨然相赠。今藏寺中，则以行书而写周子「太极图说」者也。比年以来

，颇多贗品，素纨不点、朱印烂然，有署「大目」者、有钤「敕封延平郡王」者；作伪之迹，见之可哂。夫赐姓初名森，字大木，非「大目」也。永历朝虽封延平郡王，未曾一用；文移书答，但称「招讨大将军」，岂有平常缣素而盖王章，且有「敕封」二字？是作伪者之不知史事，昭然若揭矣。

一〇六

东都初建之时，中土士夫之来者，若徐中丞孚远、王都宪忠孝、辜御史朝荐、陈参军永华、李孝廉茂春等，大都宏文积学之士；而沈太仆光文且先入处。余已各采其诗，载于「台湾诗乘」；其书或传、或不传。近时市上竟有贗造太仆书画者，而自署「光文沈斯庵」！夫太仆字文开，号斯庵；岂有倒书名号之理？且题画之诗甚劣，复不见于「文开诗集」。然则作伪亦须学问，又岂贪夫所能为哉！

一〇七

宁靖王术桂，为明宗室；避乱入台，郑氏礼之。王善文学、工书翰，东都匾额，多所书。今其存者，唯北极殿之「威灵赫奕」四字；而武庙之「亘古一人」，已为强暴者窃去。然寸缣尺素有传者，刘家谋「海音诗」注载：『韦明经廷芳云：宁靖王像，十年前见诸重庆寺街某老妇家。妇自言陈姓，其祖曾为郑氏将，故有此像。像戎装独立，仪容甚伟。上缀草数行，笔墨飞舞，则当日绝命辞也。韩孝廉治家亦有王手书杜诗一帧』云。家谋字芑川，侯官人；咸丰间，任台湾府学训导。

一〇八

台南陈氏宗祠有陈复甫总制手书一轴，草书古格言五行，款书「永历十六年秋九月复甫陈永华」。笔力矫健而含浑厚，诚足宝也。复甫，福建同安人；延平开府思明之时，授咨议参军。后任东都总制，兴文造士，寓兵于农；制度典章，多所创置（事载「台湾通史」）。

一〇九

清代宦游之士，大都能诗、能书；而周芸皋观察尤善画。芸皋名凯，字仲礼，浙江富阳人。道光十三年，由兴泉永道调台湾。所作山水，笔与神会；尝自署「富春江上捞虾翁」。

一一〇

刘壮肃抚台之时，莅南岁试，乡人士颇讥其不文。顾壮肃以布衣从戎，积功至陆路提督，授男爵；解甲归田，养晦读书。及法人之役，乃起用。余读其「大潜山房诗集」，多警句，则非不文者也。壮肃之书，除延平郡王祠楹联外，余于大科嵌莲座寺见其一联；联云：『一品名山，万年福地』。

一一一

挽近谈艺之士，辄言吕西村、谢管樵；二君皆流寓也。西村名世宜，字不翁，同安人。精书法，工篆隶，摹写逼真。受淡水林氏之聘，馆于「板桥别墅」；着「爱吾庐题跋」二卷，门人林维源刻之。管樵名颖苏，号懒云山人，诏安人。负奇气，多画兰竹，山水尤佳；题诗、作书皆超脱不群。壮年游台湾，历主巨室，居于海东精舍；后入林刚愎戎幕，殉于漳州之役，谈者以为有古烈士风。二君之作，乡人士多有存者。

一一二

台人士之书画，「旧志」所载，若王之敬、陈必琛、庄敬夫、张钰、马琬、徐元等皆有名艺苑，琬之母某氏尤善水墨芦雁；顾多不传。余所见者，有黄本渊、陈维英之书、吴鸿业之画蝶、王献琛之画蟹、林觉之人物、林朝英之花卉，皆足珍贵；但恨少觐耳。夫以台湾山川之奇秀、风涛之喷薄、珍禽怪兽之游翔、名花异木之蔚茂，璀璨陆离，不可方状；台人士之生斯、长斯者，能举当前之变化而蕴蓄之，发之胸中、驱之腕底以自成其艺，岂不美欤！

一一三

海桑以后，士之不得志于时者，竟为吟咏，以写其抑郁不平之气；而潜心书画者较少。曩者科举之时，学书者咸习欧、赵小楷，以符功令；擘■（宀巢）大字，每不能书。今则非其时矣；然新进之士视为无用，弃而不学。即欲学矣，而无师承，且无佳帖。夫学书程序，当以临帖为准绳；帖之优劣，关系实宏。台人素吝购书，谁复肯以重金而买一帖？此其所以不进也。今之学子志气轩然，株守故乡得过且过，则钢笔一枝足矣。若欲昂头天外，渡海而西与中人士相晋接，尺牍之书须求精美，始不貽笑大方也。

一一四

画之美术，无分南北，更无分东西。而今之习画者，多学西洋，复多模写裸体美人以博时流之嗜好而计售值之低昂，是画之生命失矣。有清之季，革命将兴，曼殊和尚曾作「翼王夜啸图」，印于「民报」；见之神王，乃知一画之力，其感人有如是也。台湾今日之景象如何，翘翘画家胡不写之，以示诸世上？若乃模山范水、染翠渲红自成其美，则与击钵吟之诗同类矣。

一一五

篆刻之技，台湾颇少。余所知者，台南有陆鼎、新竹有查仁寿。鼎，山阴人；仁寿，海宁人；皆宦游者。鼎之镌石，台南尚有；而仁寿有「百寿章」，现为竹人士所藏。夫篆刻虽小道，非读书养气者未能奏刀砉然。余素有志于此，而学之不精，废然而反。然追抚籀斯、摩挲金石，至今犹不能忘。

一一六

安平旧天后宫之后，有两石像；所谓石将军者也。余曾考其石质、观其刻

工，一为荷兰教堂之物，而一则郑延平墓前之翁仲也。安平天后宫为荷兰教堂之址，归清以来改建庙宇，此像则在其间。其石为泉州石，雕一平埔番人半身像，长约二尺八寸。以布缠额又覆其肩；两手在胸，合握剑柄。观其眼睛与华人不同，而刻画手势亦与华人有异，乃知其为荷人之物也。延平郡王初葬台湾，「旧志」虽不载明其地，顾以大势而论，当在小北门外之洲仔尾。地与安平相近，一水可通，此像则见于此。百余年前，乃移于安平提标馆前以镇水害；其后复移于此。像为澎湖石，现已折断，仅存上部自顶至胸，约长三尺二寸，为古武士装，与南京孝陵、北京长陵之石像形状相同。但体制略小，当为王坟之物。台湾三百年间，唯赐姓封王，故有此礼。立其前者应有二石，而一不见，疑为海沙埋没。盖自归葬以后，无人管理，久而荒废。然则此两像，均为希世之宝；不特可为考古资料，亦足以见当时之美术也。

一一七

一峰亭在三界坛街，为林朝英所建。朝英字伯彦，乾隆五十四年拔贡生。善书画，精雕刻。曾购蓝拔树头数百担，择其盘根错节可为器用者，遂得「一峰亭」三字（字大径尺，笔画天然，骨瘦而劲，深得颜、柳之神），嵌为榜额，悬之亭上。余幼时犹及见之；法人之役，淮军将卒借住其中一夜被窃，而匾犹存。海会寺大殿上有木莲一瓶，高二尺余，花一、房一、萼二、叶三，或舒或卷，不事修饰；亦为朝英所供养，而今亡矣。

一一八

光绪初，台南有名匠马奇者，善刻木；居做针街。北极殿祀玄天上帝，庙董委造神舆。奇乃选石柳之美者，雕三十六天罡之像，附以花木鸟兽；两面透澈，接洽无痕。竭三年之力始成，观者以为全台第一。乙未之役有兵驻此，锯为数片，携之而去。其后有陈瑞宝者，居北势街之横街，亦善刻木；然不及奇。

一一九

余少时尝过西辕门街，见一老匠以桃核刻猴，用为扇坠；又能以胡桃雕十八罗汉，须眉毕现，叹为奇绝。曩读「觚■〈贝养〉」，载明宫中藏有胡桃一枚，一面刻东坡游赤壁图、一面刻「前赤壁赋」，惊为神工鬼斧。台湾所刻虽不及其精微，而亦一种之美术也。

一二〇

三十年来，我台艺苑中有一黄土水氏，可谓天授之才也。土水，台北人；肄业东京美术学校，擅雕刻。毕业之后，声名鹊起；而天不假年，赍志以没，亦可悲已！顾其所作，多属显者之象，此则环境使然也。夫其人既无可传，则其象又何足贵！幸而土水有一释尊下山之象，现存台北龙山寺。六朝以来

，为释尊造象者，咸在「鹿苑说法」以后，三十二相威仪穆棣。而此为成道之时，孑然下山，容貌清癯，慈祥救世之心霭然流露；非悟彻色相者，不能写其庄严。余谓文学家之作文，当得好题目而作之，方不空费笔墨；而艺术家之造象，须求伟大人物而造之，乃得传之久远而为后人景仰也。

一二一

活版未兴以前，台之印书，多在泉、厦刊行。府、县各志，则募工来刻，故版藏台湾。然台南之松云轩亦能雕镌；余有「海东校士录」、「澄怀园唱和集」二书，则松云轩之刻本也。纸墨俱佳，不逊泉、厦。「校士录」为道光三十年兵备道徐宗干所取海东诸生之诗文，而「唱和集」则光绪十五年台南府唐赞袞所辑，唐景崧及其僚友之诗也。松云轩在上横街，今废。

一二二

在图右史，古人所尚。而历史、地理、民俗、庶物之书，尤须有图，方足考证。余撰「台湾通史」之时，曾得明万历间荷兰连少挺氏之台湾图，阅今三百年矣；模印卷首，以见当时地势。又得荷人所绘图数幅，为荷兰图书馆所藏而影印者。其中一幅，则荷兰守将投降郑延平之图也；为题一诗：『殖民略地日观兵，夹板威风撼四溟；莫说东方男子少，赤嵌城下拜延平』。

一二三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役，命大学士福康安率师荡平；所至绘图晋呈，高宗御制诗文题于其上。事竣，凡十二幅；镌铜印刷，颁赐内外臣工。余所藏者，则进攻大里杙之图也。大里杙为爽文故里，据溪筑垒，防守甚固。康安亲往督师，因名其地为「平台庄」，则今之「丁台庄」也。是役，用兵三年，糜费数千万。「钦定平定台湾方略」六十卷，余于文澜阁「四库全书」中见之；则当时之谕旨、奏疏及善后事宜也。赵瓯北「皇朝武功纪盛」，记载此役，亦颇详细。余撰「林爽文传」，则博采他书及故老传闻而参酌之，以求征实。盖作史者不得纯从官书，亦不可偏信野乘；必于二者之中考其真伪，而后能得其平也。

一二四

「台湾府志」载：巡台御史六十七着「台湾采风图考」一卷、「番社采风图考」一卷；余求其书，久而未得。「小方壶斋舆地丛书」虽有收入而有考无图，则编者之失也。

一二五

海东书院在宁南门内，为兵备道课士之所。内置讲堂，堂前有老榕，为数百年物，谓之榕坛；其旁，则斋舍也。院中藏书甚富，多官局之版，历任巡道每有购置。乙未之役，悉遭烧毁；府、县志版用以摧薪，是诚台湾文化之不幸

矣！

一二六

台湾无藏书之家。所谓搢绅巨室，大都田舍郎，多收数车粟，便欣然自足；又安知藏书之为何事哉！然藏书不难，能读为难，而后人之能继起尤难。吾乡陈星舟先生震曜，纯儒也；嘉庆十五年，以优行贡成均。后任陕西宁羌州，归时得汉、唐碑帖两篋；子孙不知宝贵，蠹食殆尽。余过其家，犹及一见。其后问之，则已投诸火矣，惜哉！

一二七

「诸罗小志」谓：『郑氏时加溜湾开井，得瓦瓶，识者云是唐、宋以前古器。惜其物不传，亦不知瘞自何时。开辟之先，又何得有此瓶而瘞之耶？按目加溜湾番社名，即之湾里街。余家马兵营，郑氏驻师之地也。曾祖父时，穿井及丈，得古瓮二，高约二尺，腹大口小，盖以砖，内贮清水；余少时犹及见之。迨余居被毁，迁徙流离，未知弃置何处！盖台为海中孤岛，自古已有往来；「禹贡」之「岛夷卉服」，谈者以为则今之台湾。而「后汉书」之东鯤国，余亦以为台湾。此后掘地得器，当有秦、汉之遗，岂仅唐、宋之物也哉！』

一二八

「台南三郊」现藏玉笏一枚，相传明宁靖王遗物，前人未有记者。唯福建巡抚王凯泰「台湾杂咏」注云：『道光间，农人掘土得圭。法华寺僧奇成以穀易之；涤去尘埃，见「朱术桂」三字，知为王物。近已饬藏祠中』。余观其笏，玉质雕工，均非明代之物；不知王中丞何所见而云？且此笏无字，当时何镜山之跋已言之；又何以指为「宁靖」？岂古诸侯王皆有执玉，因而附会欤？按「周礼」：『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注：『圭刻上方下』。而此则上下俱方，非圭也；则非王之瑞信矣。余又观其形，长尺有八寸、宽二寸五分、厚四分五厘，重三斤许；色黝而泽，与近人所传汉玉绝相类，当为汉代之制。夫既为汉代之制，何以流落台湾，岂汉人所遗欤？抑后之携自中土而存于此欤？余闻此笏发见于大南门外桶盘浅庄之园中，为法华寺僧所得；寺祀祝融，以此为神之笏。乙未之役，为人所窃；南人士大愤，吁之官，展转数月乃归。是此笏也，固足为台之宝，又不必系之宁靖而始贵也。

一二九

台中吴鸾旗丈谓：『光绪间有渔者，于湖日溪中得玉笏一枚，携至彰化市上求售；不知何人买去』。而台南赵云石先生亦言：『光绪初，大冈山麓农人锄园，获一玉笏；惜碎为数片』。此二者，余皆未见，不敢判其为何代之物；闻其玉质雕工，有似汉代，诚可异也！夫台湾为海上荒土，何以有此玉笏

；且又一再发见？冈山为凤山辖内，距台南东南三十里；湖日在彰化之北：其始皆番地也。荒山幽谷，胡以有此古物？然则台之开辟或远在隋、唐以上？他日地不爱宝，发掘愈多；当就石器而求之，以研究有史以前之史。

一三〇

余撰「台湾通史」，始于延平建国；而追溯于隋、唐之际，此固有史可征也。而欲研究有史以前之史，不得不求诸石器。顾其事有难为者：学识未深，则不能鉴别；资力未充，则不能搜罗；时日未裕，则不能考证。余虽有志于此，而索居故里，孤陋寡闻，即有发见，亦无同好之士可相讨论；而台湾有史以前之史，遂不得不俟之异日。

一三一

台湾石器之发见，近来颇多。余所见者，大都耕猎、装饰之物，属于后期者也。闻卑南八社尚有巨石文化，则智识尤进。八社为平埔番人，性纯良，久与汉人互市。家中每有宋、明瓷器，云其先人由中国商船易来；而其旁复多古坟。是此方之交通或早于前山，当就无史之史而研求之。

一三二

台北圆山之麓，有贝冢焉，堆积累累，不可胜数；间有石斧、石锄之属，或完、或缺，是为原人所遗。圆山固近海，原人拾贝以食，弃之穴隅，久而成冢；故贝冢之处，掘之则有石器。而圆山所有者，多耕稼及装饰之用，则其人已进于新石器时代矣。又有一石，高二尺，大五、六尺，面平有棱；实经人力，以资磨砺，谓之砥石。余友张筑客闻余所谈，曾作「砥石歌」（载于「台湾诗荟」）。

一三三

庚寅冬，台中林氏新建宗祠，掘地九尺有五寸，获一石，形如剑而亡其柄；工人不以为意。越数日，乃告林君耀亭。耀亭出以示人，识者曰：『石器也，是为原人之遗。求其旁，当有所得』！而柱础已合，不可复掘，惜哉！嗣余赴台中，向耀亭索观，石长一尺三寸有八分，腹阔四寸五分，腰三寸五分，脊厚五分；刃五厘、锋二厘，尚利，似为割鲜之器。色微黑而有绿点，光可鉴；其用久矣。然大墩无此石，则全台近山亦无此石，岂由他处携来欤？余撰「台湾通史」引「隋书」「流求传」，谓『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持一插以石为刃（长尺余、宽数寸）而垦之』。台中固土番之地，近葫芦墩。葫芦墩者，「流求传」中之「波罗檀」，为「欢斯氏之都」。是此石器为当时之物，沉埋土中，阅今一千七百余年后出现，亦可宝也。

一三四

嘉南大圳开凿之时，曾于乌山头发见石器颇多，大都与圆山所掘者相似。

盖台湾之石器皆属后期装饰之物，磨精细，尤为可爱；非如前期之粗劣也。我辈生于今日，处此室中，而一石之小、一器之微，潜心揣摩邃古之生活、社会之组织，能知文化之程度，岂非可欣之事哉！然而世人纷纷扰扰，争权逐利，互相吞噬，终归于尽，亦唯供后人凭吊而已。

一三五

三十年前台北新店溪畔，有人掘地，得古砖数块；现藏台北博物馆，砖色黝而坚，重三斤许，长尺有三寸、宽五寸、厚二寸，底有纹，与「吴中金石录」所载赤乌砖相似；岂吴人之所遗欤？「后汉书」「东夷传」：『会稽海外有东鯤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澶洲。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余以地望考之，东鯤即今之台湾，而东冶为今之福州。自汉早已交通，至三国而有征伐。按「临海志」谓『吴赤乌中，曾用兵东鯤。当是时吴力方盛，经略东南，闽、粤、交趾均隶版图；渡海而取珠崖，遂抚东鯤以沟日本』。则吴人之来也，当由淡水溯江而上至于新店流域，筑垒驻兵，以镇蛮族；故有此砖。他日尚得古书、古器而两考之，必能有所发见，唯在我辈之努力尔。

一三六

「澎湖续编」谓：『虎井屿东南港中，沉一小城，周围百数十丈，砖石红色。每当秋水澄鲜，渔人俯视波底，坚垣壁立，雉堞隐隐可数。但不知何时沉没，沧桑变易，为之一慨』。按虎井屿之旁为将军澳，则隋虎贲中郎将陈棱驻师之地。此沉城，或为当时之军垒没入海中，而为澎湖留一史迹也。

一三七

荷兰据台之时，普陀山僧释华佑与其友萧客偕游台湾，自蛤仔难入山，躬历南北。所至，图其山川、志其脉络。客，侠士也；腰弓佩剑，饥则射鹿以食，故无绝粮患。华佑既去，主于安溪李光地，未久圆寂。光地爱其书，秘以为宝；阅数世而为某所得，携至鹿港，某死遂散失。余得其下卷，有图十三，语多奇异。记云：『诸山名胜，皆蝌蚪碑文，莫可辨识。唯里刘山有唐碑，上书「开元」二字，分明可辨』。又云：『巴老臣人多识字，有读「论语」、「孝经」者，但茫然作菩萨诵耳』。按里刘今作理刘，在木瓜溪北，其外则花莲港。巴老臣，未详何地？以图观之，在交里宛北，中隔一溪。交里宛今作加礼宛，番社也；则巴老臣当为今之鹊仔埔。余有「释华佑游记书后」一篇，考证颇详（载「文集」中）。

一三八

台湾石刻之最古者，当推「延平郡王墓志」，今已不存；或当时携归石井，亦未可知。余读郑克塽所撰「先王父墓志铭」，谓『王父生平事迹，先卜葬

台湾，已悉前志。兹第叙其生卒年月、世系、子姓纳诸幽圻，用示后之子孙。呜呼，前志而在，微为一篇大文！且当东都建造之时，无所忌讳，则王之功勋文采昭然炳然，又何至搜求缺漏哉！而最可恨者，莫如旧时府、县各志，王之事迹既不敢言，即王之墓趾亦不一载；执笔者之献媚新朝，亦可鄙也！然东宁灭后二百三十七年，而余之「台湾通史」刊行，尊延平于「本纪」，称曰「建国」，亦可以慰在天之灵矣。

一三九

「延平郡王墓志」既不可见，而郑氏邱垄之在南者，有「藩府曾、蔡二姬墓」在仁和里、有「皇明圣之、省之二郑公子墓」亦在仁和里、有「监国世子墓」在盐埕庄东南，其墓碣皆当时所立。「海音诗」注谓『琅■〈王乔〉山麓有「小姐墓」，相传郑延平葬女处』。按郑氏治台，政令所及，仅至天兴、万年；琅■〈王乔〉为极南之地，榛莽未辟，何以葬女于是？岂传闻之误？他日苟至其地而考之，便知真贗。

一四〇

郑氏时代之墓，今其存者，有「宁靖王墓」在维新里竹沪庄、「五妃墓」在大南门外桂子山、「定国将军施公墓」在小东门外瑶竹林、「李孝廉茂春墓」在新昌里、「闲散石虎墓」在法华寺旁（近将遭毁，余为移于梦蝶园内），又有「陈将军魁奇（墓）」（在）小南门内米粉埔（今其后人已迁他处）；而「台湾府志」载「沈太仆光文墓」在诸罗县，不言其处，未知今尚存否？

一四一

陈复甫总制，为台湾之大政治家；丰功硕德，永留东都。余撰「台湾通史」之时，曾求其佚事。刘申甫先生谓余：『陈总制之墓在赤山堡六甲庄东北约三里，土名大潭庄，称为「本院墓」；以总制曾任学院也』。余往其地，崇碑屹立，上书「赠资善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总制咨议参军监军御史谥文正陈公暨配夫人淑贞洪氏墓」；乃知其追赠、赐谥，可补诸书之缺。越数年，茅港尾黄清渊君寓书，谓『陈复甫参军功德在人，千古不泯；而殡宫寂寞，祭扫阒然。闻其墓碣为宁靖王手书，字极雄劲。再阅数年，定为牧儿系牛之石矣』。余则以告陈氏后人，属为修理而无有行者。今又十数年矣！保存古迹、景仰先徽，不独陈氏子孙之事，亦乡人士之责也！

一四二

「彰化县志」载『八卦山，有邓国公、蒋国公之墓』。余视其碣，邓公名显祖，江西宜黄人，不书官职，永历三十六年十二月立；蒋公号毅庵，福建龙溪人，为副总兵，癸亥季春立。癸亥则三十七年，为东宁灭亡之岁。二公事迹

无考，当为郑氏部将，戍守半线者；故葬于此。而林圯埔亦有参军林圯墓，则开辟此地而没于番害者；至今祀之。

一四三

嘉义许紫镜谓余：『颜思齐之墓在嘉义东南三界埔，俗称番王墓』。余欲往视，忽忽不果。今紫镜已逝，未知尚有知之者否？按史：思齐海澄人，以众据台湾，郑芝龙附之。其后延平肇造东都，则基于此。当是时，何斌亦从思齐于台。斌之子孙，居于凤山维新里，所谓「前何」、「后何」者也；则其墓亦当在此。

一四四

台南为延平故都，而海上之奥区也；丰碑短碣，颇多佳刻。海桑以来，辄遭废弃；今其存者，宜为保护，而乡人士未有念者。二十年前，余拟将台湾碑记悉为抄录，择其佳者影存；资力未充，弗能如愿。顾念我台不少好古之士，又不乏富有之人，而玩弄金石、随俗浮沉；其所求者，康、干之瓷器、五彩之花瓶耳。携之五都，可以贸利。其好名者，则以巨金而购宋、明人书画珍袭宝藏，夸示侪辈，而桑梓之文献不关也。呜呼！我辈为台湾人而不知保存台湾之文献，其何以对我先民哉！余虽不敏，愿任其劳。

一四五

国姓庄在台中辖内，有内、外两庄。内国姓处北港溪畔，距龟仔头八里；群山环绕，中拓平原。昔为番社，永历二十四年冬，沙轱番乱，右武卫刘国轩讨之；大肚番恐，窜于埔里社，逐之至北港溪，驻军于此。光绪十八年，林朝栋亦驻军于此；辟草莱、开阡陌，发见一碑，为国轩所建。文曰：『西望华山贵峻岩，华山何事隔深渊？左仓右库障屏上，北港南溪汇案前。湖海星辰来拱照，蛟龙关锁去之玄。三千粉黛同分外，八百烟花列两边。可惜生番雄霸据，留将此地待时贤』。此则赞扬山川之伟丽也。朝栋乃改为时贤庄，垦田百数十甲。戊申冬，余淤其地，佃多粤人，而家祀延平郡王。然未见此碑，闻在丛莽中；异日当再访之。

一四六

五妃庙内旧有墓志一方，嵌于壁上；石大仅尺余，色黑而泽，刻小楷甚佳。乙未之役，无人管顾，遂被窃。惜从前不抄其文，竟忘其为何人所撰也。宁南门外有五妃墓道碑，为乾隆十一年台湾道庄年所立，刻巡台御史六十七、范咸之诗。此碑幸附着城壁，不然，亦驮去矣。

一四七

梦蝶园在台南小南门外，明季龙溪举人李茂春所建，陈复甫参军为之记（「台湾府志」载之）。归清后，改筑法华寺。园址犹存而碑已非旧，为嘉庆

五年李之裔孙梦琼、宗寅所立。其文曰：『昔庄周为漆园吏，梦而化为胡蝶，栩栩然蝶也。人皆谓庄生善寐，余独谓不然。夫心闲则意适，达生可以观化；故处山林而不寂，入朝市而不禁。醒何必不梦，梦何必不蝶哉？吾友正青善寐而喜庄氏书，晚年能自解脱，择于州治之东，伐茅辟圃，临流而坐；日与二、三小童植蔬种竹、滋药弄卉，卜处其中，而求名于余。夫正青，旷者也；其胸怀潇洒无物者也。无物则无不物，故虽郊邑烟火之所比邻、游客樵夫之所闻咽，而翛然自远；竹篱茅舍若在世外，闲花野草时供枕席，则君真梦栩栩然蝶矣！不梦，梦也；梦尤梦也。余慕其景而未能自脱，且羨君之先得，因名其室曰「梦蝶处」而为文记之』。少时余游其地，有「梦蝶遗踪」之匾，为台湾兵备道新建夏献纶所书；今亡，而园亦日废矣。追思胜流，宁不感叹！

一四八

「施琅纪功碑」在澎湖妈宫澳。而台南天后宫亦有琅自撰碑文，以着平台之勋。夫琅为郑氏部将，得罪归清；遂藉满人，以覆明社，其罪大矣！昔宋张宏范为元灭宋，刻石崖山，大书「张宏范灭宋于此」。至明陈白沙先生过其地，为加一字，曰「宋张宏范灭宋于此」。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虽有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一四九

摩崖之书，台湾较少。同治六年冬，台湾镇总兵刘明镜北巡噶玛兰，途次草岭，草书「虎」字刻石上。石高约四尺、阔二尺，旁雕莲花；至今尚存，所谓「虎字碑」者也。越岭数十步，有巨石，大及丈；镌「雄镇蛮烟」四字，以金涂之，旁刻律诗一首。明镜以武将而书摩崖，亦优于文弱儒生矣。

一五〇

光绪纪元，开山事起。总兵吴光亮帅中军，自林圯埔刊道而入。至八通关，与秀孤峦对峙，气象雄伟，乔木蔽天；亘古以来，不通人迹，光亮名之。度关而东，为「雉公关」、为「先锋印」、为「雷风洞」，皆险绝；遂达「璞石阁」，计程二百六十有五里。光亮颇能书，摩崖刻石，以志奇勋；一曰「万年亨衢」，在凤凰山，海拔四千五百尺，字大二尺余。一曰「山通大海」，在陈有兰溪之左。一曰「过化存神」，在八通南关；咸峻极不可登。十三年，云林抚垦局委员陈世烈至其地，亦刻「开辟洪荒」四字以纪开山之伐，石在狮子头山之麓。而集集东南柴桥头庄道旁之巨崖，为兵备道陈鸣志抚垦之迹，铭曰「化及蛮貊」。

一五一

牡丹之役，沈文肃公视师台南，奏建安平炮台，以防海道。既成，文肃手书「亿载金城」四字，勒石门上；今废。光绪十年法人之役，兵备道刘璈驻兵

大西门外，距安平二里余；筑垒其间，石刻「永固金城」，字大约二尺，今亦拆毁。

一五二

道光间，重修海东书院。曾于西畔掘地，得石刻「文山秀气」四片，旁有「晦翁」二字，为宋朱文公所书。石大各二尺，不知何时流落至此。府学教授杨希闵记之，并立石于书院墙上；今已为人所窃。

一五三

赤嵌楼内旧有铁碑一方，为荷人所立，大约记载建筑之事。光绪间改建海神庙，不知委弃何所。设今而在，必有可观。曩读史书，常怪改朝易代之际，辄将从前建筑多方破坏；此虽除旧布新之意，而后之来者，宁不恨其不文。台湾三百年间，民族盛衰，一起一落：荷兰、郑氏之物，清人毁之；清人之物，今又毁之。是岂因果循环之理？不然，何其如出一辙耶！

一五四

台湾文学传自中国，而美术亦受其熏陶。台南之北极殿、弥陀寺，郑氏之时之建筑也；而天后宫为宁靖王故宅、海会寺则北园别墅，结构之宏、制度之美，犹见当时气象。近来各地寺院重修之际，至有改为欧式者。夫寺院而用欧式，已为变态；况不为欧式而为觅觅式，更为丑态。台南竹溪寺，胜境也；清溪一曲、修竹万竿，入其中者，悠然无虑。乃为野僧所处，东涂西抹，失其本真；而名刹变为俗窟矣，可痛可恨！

一五五

平泉花木、金谷笙歌，繁华靡丽，冠于一时；而事过境迁，鞠为茂草，唯供后人之凭吊而已。台南有吴园者，为荷兰甲螺何斌之故居；其水可达安平，港道犹存。嘉庆间，富绅吴尚新改建邸宅，旁拓花园，池水假山、回楼曲榭，高低上下布置得宜，谈者以为台湾第一。顾吴之子孙日就凌夷，至标卖偿债，则今之台南公馆也。继之者为新竹之潜园、台北之板桥别墅，皆属中国建筑，饶有美术之观。潜园以筑路故，经遭拆毁，唯爽吟阁移于公园之内；而板桥别墅亦多倾圮。先人缔造艰难，子孙视之若不甚惜，又岂仅一花一石也哉！

一五六

台湾官署、庙宇大门之外，辄置石兽，雌雄对立，谓之抵牾，为抵灾御患之意；而世人呼为石狮，语其形也。庙之大者，每用盘龙石柱，雕刻精美；大都成于泉人之手，两柱须费数百金。台南之天公坛、天后宫皆有此柱，而台北重修之保安宫、龙山寺尤为庄丽，则美术之不可湮灭也。龙山寺之石刻尚有佳者，是壁间雕琢之物。

一五七

官署大门之外，建立照墙；上画一兽，状如麒麟，谓之饕餮，戒贪也。饕餮，恶兽名；借喻凶人。「左传」：『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注：『贪财为饕，贪食为餮』。

一五八

庙宇大门之内两旁壁上，分塑龙虎，谓之龙虎井，为神教一种之装饰。台南庙宇，如兴济宫、灵佑殿、温陵祖庙均有此物。兵燹之后，每遭毁坏。今其存者，唯嘉义丹霞宫之龙，为名匠叶王所造；旁书「道光癸卯葭月吉旦和云叶王自手喜作斗谢」，是叶王少时之作也。叶王，嘉义县治人，生于道光二年；曾从中国陶工学烧瓷之法，渲染五彩，色泽分明，如关壮缪、观世音、文殊、普贤之像，高仅尺余，尤为精美，名曰「嘉义交趾」，以交趾亦有此造像也。壁间龙虎，则仿北京烧制琉璃瓦之法而成之，拏腾飞跃，神采奕然；此其所长也。叶王性敦厚，善雕刻。各地庙宇多请造像，乘輿而往，尝竭数日夜之力以成一物；否则，虽悬重金而不就也。光绪元年卒，弟子数人虽习其艺而不能精。

一五九

祀典之庙与众不同，有棖星门、有雷鼓、有螭陛；而文庙大成殿之上置有铜鸟，则鸱鸱也。按「诗」「鲁颂」云：『翩彼飞鸱，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怀我好音』。郑笺：『鸱，恶鸟也。泮林，泮宫之林也。以喻圣道之大、感化之宏，虽有恶人亦能仰止而迁善也』。

一六〇

林爽文之役，大将军福康安率帅克平，诏建生祠。立碑纪事，下承螾■〈厂外螾内〉，俗曰「石龟」。按张衡「西京赋」：『巨灵螾■〈厂外螾内〉』。注：『螾■〈厂外螾内〉，作力之貌』。「类篇」：『螾■〈厂外螾内〉，螯也』。「本草」：『螾■〈厂外螾内〉，大龟之属，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象其形。

一六一

台南屋脊之上，或立土偶，骑马弯弓，状甚威猛；是为蚩尤之像，用以压胜者也。按「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造五兵，威震天下，诛杀无遗。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天遣玄女授帝兵符，伏之。天下复扰乱，帝乃画蚩尤像，以威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皆为殄灭』。是黄帝之所画者用以压人，今则用以压鬼。然非鬼之害尤酷于鬼，安得无数蚩尤而尽伏之哉！

一六二

隘巷之口，有石旁立，上刻「石敢当」三字；亦用以压胜者。按陈继儒「

群粹录」云：『五代刘智远有勇士曰「石敢当」』。故谈者以为五代时人。然其用以刻石，则早于五代。宋王象之「舆地碑日记」：『兴化军有石敢当』。注：『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再新县治，得一石，铭曰：「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据此，则「石敢当」之刻石，始于唐代；故颜师古注「急就章」云：『石氏敢当，所向无敌』。是则古之勇士，而为秦、汉时人。台与漳、泉同俗，漳、泉又近兴化，故刻石见于闽南。而台有书「泰山石敢当」者，或以泰山为其里居；盖以「三国志」管辂「有泰山治鬼」之言，因而附会耳。

一六三

朱景英「海东札记」谓：『台地多用宋钱，如太平、元佑、天兴、至道等年号。钱质小薄，千文贯之，长不盈尺。相传初辟时，土中掘出古钱千百贯，或云来自粤东海舶。余往北路，家僮于笨港海泥中，得古钱数百；肉好深翠，古色奇玩。乃知从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间，毕竟邈与世绝矣』。按笨港则北港，在今嘉义西北；宋代互市则至于此。「读史方舆纪略」曰：『澎湖为漳、泉门户，而北港则澎湖之唇齿；失北港则唇亡齿寒，不特澎湖可虑，则漳、泉亦可忧。北港在澎湖东南，亦谓之台湾』。「台湾县志」曰：『荷兰入北港，筑城以居，因称台湾』。是明人固以北港为台湾矣。北港一名魍港，「福建通志」谓『万历三年冬，广东海寇林凤犯福建，总兵胡守仁击走之。时寇盗略尽，惟凤遁钱澳求抚，广督云翼不许；遂自澎湖奔东番魍港，为守仁所败。追至淡水洋，沈其舟；凤复入潮州』。是北港则前之台湾。惜朱氏所言古钱不载年号，汉欵、唐欵，将近代欵？其详不得而知也。

一六四

安平赤嵌城，为荷人所筑；岁久荒废。数十年来，里人掘地，辄得瓷瓮，色微白，高不及尺，上奢而下狭，俗称宋■〈瓦同〉；或言荷人贮藏火药之器。

一六五

东都肇造之时，中土士大夫奉冠裳而渡鹿耳者盖七百余人。及明亡后，始用清制。清之章服，红缨、马蹄、朝珠、补褂，状颇诡异。薙发之令，不从而死者数十万人，所谓「头可断而志不可夺」也。朱一贵、林爽文等之起事，皆以光复为号召；汉官威仪，一时重见。今清社已屋，而长衫、马褂尚流行于汉族之间，且远被外国；固知衣服之适宜，不以华夷而判也。

一六六

故老有言：清人入关时，明之遗臣与约三事：则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官降吏不降也。台为延平肇造，又多忠义之后，故抱左衽之痛。我家居此二

百数十年矣，自我始祖兴位公以至我祖、我父，皆遗命以明服殓。堂中画像，方巾宽衣，威仪穆棣；故国之思，悠然远矣。

一六七

台湾无冠、笄之礼，男女成婚日始并行之。先期择良辰，备白布一疋，延福命妇人为之裁制，名曰「上头衫裤」。成婚后，袭而藏之，为将来收殓之用；所谓有始有终也。男子成婚，皆用清代章服；女子则凤冠、蟒袄、红裙、绣靴，俨然明代官装：则「男降女不降」也。今礼制已亡，各服其服，有新式者、有旧式者、有折衷者，真是无色不有。

一六八

「隋书」「流求传」：『大业元年，炀帝命羽骑尉朱宽入海访异俗，因至流求。言语不通，掠一人而反。明年，复命宽慰抚之，不从；宽取其甲布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耶久国人所用」』。按流求则今之台湾，夷耶久在西表岛近附。甲布为土番之树皮布，质柔而韧，能敛汗；宦游之士多用为袒衣，与大甲席同驰名。大甲席者，大甲番妇之所织也；地多蔺草，采而编成，折之不蹶、舒之则平。台湾妇女从之织，其用遂广，每床值数金或数十金。

一六九

台湾无蚕桑之利，绸、缎、绫、罗之类皆来自江、浙。咸、同间，台南上横街有蔡某者设「云锦号」，始有机织；所出之货，不逊中土。盖其捻丝染色，花样翻新，别出心裁，非他人所得而比也。闻蔡浙江人，为江宁织造局名手；洪、杨之役，避乱来台，故驰名京邑。光绪大婚，内廷曾命台湾布政使采办黄锦。时蔡已死，其家人犹能织造；今已亡矣。

一七〇

旧时妇女出门，无论晴雨，必持一伞自遮，曰「含蕊伞」；犹漳州「文公兜」之遗意也。今时式女子亦多持伞而意不同，一以守礼、一以助娇，是亦风俗之迁移也。

一七一

唐张鷟「朝野僉载」：『隋帝令朱宽征留仇国还，得金荆瘿数十片，木色如真金，密致而文采盘错有如美锦，甚香，极细；可以为枕及案面，虽沉、檀不可及』。按此即花樟。台湾产樟多，有历千数百年者，根干生瘿，锯而为片，自成文理；且有山水、花木、鸟兽之形，色黄而泽，性极香：制器熬脑，为用甚广。隋人不察，误为金荆，亦足见其宝贵也。

一七二

台湾之山多佳木，而山杉、梢楠、茄苳、石柳尤良。取以制器，质坚色美

，固他处所无也。台湾富家之厅事，素喜装饰，几案、椅棹之属，多以山杉、梢楠造之；或以茄苳嵌石柳花卉、人物，极其精细。台南有所谓七巧棹者，高低宽斜，上下不一，合之成方，用以陈设古玩；每副值数百金。

一七三

麻豆、萧垄各社多植槟榔，箨可为扇，胜于蒲葵。或取其细腻者，以线香炷之，山水、人物浓淡得宜，所谓火画者也；乃得接以角柄、绀以美锦，每把售钱数百或一、二金。西洋人见而悦之，购以馈赠。今市上虽有槟榔扇而无火画，遂使一种美术亦与舆图俱失，惜哉！

一七四

叶王之时，彰化有王灵者，亦善烧瓷，为儿童玩具；唯雅片烟斗极精美，每具值数金，嗜烟者莫不珍之。烟斗之上，绘以泥金山水、花卉，笔细而工，历久不褪；至今犹有藏者。乃知一艺之微，亦足传世，固不须读书万卷而后成名也。

一七五

台湾为产米之地，一日三餐，大都一粥二饭。濒海贫瘠之区，多食番薯；而澎湖岛中且食干薯签，以其不堪播穀也。「澎湖纪略」谓澎人以红薯合米煮粥，谓之「桃花粥」；而「海音诗」注亦谓澎人以海藻、鱼虾杂薯米为糜，曰「胡涂粥」；亦可见粒食之维艰矣。膏粱子弟不知稼穡，一食万钱犹嫌未饱；若律以「不劳者不得其食」，则此辈当饿死矣。

一七六

番薯一名地瓜，产自吕宋；明万历年间，始传漳州，由漳入台。荒坡瘠壤，均可种植，为利甚溥。台之番薯，以林圯埔为最佳，大如鹅卵，色丹味腴；次则桃园之桧溪，亦肥美。台南有所谓斗六种者，大约林圯埔传来；余嗜食之，每饭不忘。薯之滋养当不逊于稻麦，而齐民受惠，诚可谓馈贫之粮也。

一七七

年节祭祀之时，每制红龟，以馈戚友；台语呼「龟」如「居」，谓可居财也。红龟有二：曰「米龟」，雕木为龟形，以糯米之■〈米祭〉印之，裹糖及豆沙、麻仁之类。曰「面龟」，以麦粉作之，其馅同；祝寿用红桃、丧用馒头，吉凶之礼固有异也。

一七八

新正之「年糕」、上元之「元宵」、清明之「薄饼」、端午之「肉粽」、七夕之「糖粿」、中秋之「月饼」、重阳之「麻粩」、冬至之「菜包」，皆年节供祭之物也。而六月十五各家屑米为丸，煮汤食之，谓之「半年圆」；「圆」、「丸」音同，以取团圆之意。按宋周必大「太平园续稿」：『元宵煮浮圆

子；前辈似未曾赋此，坐间成四韵。后人因元宵煮圆子，因呼圆子为「元宵」。

一七九

三月十九日，相传太阳诞辰；实则明思宗殉国之日也。闻之故老，谓明亡之后，遗民不忍死其君，又虑清人猜忌，乃藉言太阳。太阳，日也；日，君象也。故曰「太阳一出满天红」，以寓复明之志。是日以面制九猪、十六羊，供为牺牲；则少牢之礼也。今中华再建，日月重光，亦可以慰「景山之灵」矣。

一八〇

台俗生子，三朝或满月，以糯米蒸饭，拌以麻油、豚肉、虾米、葱珠，谓之「油𩚑」；则东坡「仇池笔记」所谓「盘游饭」者也。按「北户录」云：『岭俗，家富者妇产三日或足月洗儿，作团油饭，以煎鱼虾、鸡鹅、猪羊、灌肠、蕉子、姜桂、盐豉为之』。东坡所记「盘游饭」二字语相近，必传者之误。台湾为闽、粤人聚居之地，故沿其俗；不论贫富，必以此分馈戚友。

一八一

「泔转」为烹鱼之辞，台南妇女皆知之。「集韵」：『「泔」音「甘」』；台呼「庵」。「荀子」「大略篇」：『曾子食鱼有余，曰泔之』。杨勅注：『泔者，烹和之名』。台南泔鱼之法，先以猪油入鼎，次以葱珠■〈火畱〉焦；乃下鱼，以酱油而煮之，味甚美。余曾以此辞询之台中、北人士，无有知者。不图二千年前之语，且为鲁人烹和之名，尚存于台南一隅，宁不可贵！

一八二

「台海采风图」谓：『番槎，皮绿肉黄、气辛味甘，入肝补脾；切片腌久更美，名曰蓬莱酱』。「蓬莱酱」三字甚雅。台南人以腌槎煮鱼，风味极佳，汤可醒酒。盖台南烹调之法，多就地取材；故「赤嵌笔谈」谓『台人以婆罗蜜煨肉、黄梨煮肺，亦海外奇制』。

一八三

黄槎盛出时，食之过多，则胃起痉挛之症，所谓「槎子痧」也；食破布子则愈。破布子者，树子也；叶如榆而大，子细若钮，色黄多浆。与黄槎同熟，互相调剂，诚造物者之巧也。乡人采其子入锅，下盐煮之，粘合如胶；可佐饭。又与豆腐合烹，浓淡得中，味尤甘美。台南人虽多食黄槎而无发病者，则破布子之功也。

一八四

「菊花鱼」为台南佳馔，其制法与广东之鱼锅略相似。唯以都督鱼切成薄片，汤沸时与菊花同下；夹而食之，清芬甘脆。「菊花鱼」之名颇隽永，视之「蓴羹」、「鲈脍」，风呼当不逊矣。

一八五

「跳墙佛」，佳馐也；名甚奇，味甚美。福州某寺有僧不守戒，以猪肉、蔬笋和酱、酒、糖、醋纳瓮中，封其盖，文火熏之，数时可熟。一日为人所见，僧惶恐，跳墙而逃；因名之曰「跳墙佛」。台湾亦有此馐，稻江杨仲佐氏尤善调饪。

一八六

台南肴馐之奇者，尚有「半天笋」。「半天笋」者，槟榔也。干高二、三丈，叶如凤尾，摇曳空中；遭风摧折，取其叶心，切片炒肉，较之春笋，味尤甘脆。台南槟榔虽伙而多不忍食；植之数年，树始及丈，开花结子，岁收其利。故非树倒难扶，未易尝此奇味也。

一八七

余家马兵营，有宅十亩，环以美箭。夏、秋间，闻雷鸣，则竹下有蕈挺生，长约二、三寸。凌晨采之，冠初放，□其上皮，色洁白；和肉调羹，风味绝美。俗称竹菇，余名之曰「玉版蕈」。顾蕈类多毒，采之必须辨别；有光者勿取、过午勿取。若误食之，作呕吐状；急饮地浆则愈。

一八八

台南点心之多，屈指难数；市上有所谓「担面」者，全台人士靡之知之。面与平常同，食时以热汤芼之，下置鲜蔬，和以肉俎、虾汁，糝以乌醋、胡椒，热气上腾，香闻鼻观。初更后，始挑担出卖；宿于街头，各有定处，呼之不去，恐失信于顾客也。

一八九

饼饵之属，有麦、有稻、有菽、有麻，五花十色，无美不备。台南有「撻舍龟」者，以糯米为皮、豆沙为馅。相传富人「吴撻舍」嗜此，邻人得其法，因以为名；犹酒馆之有「伊府面」也。

一九〇

里谚有言：『食蛇配虎血』。此言凶人之敢为恶事也。食蛇之风，广州颇盛，且为珍馐；台之客人亦有食者。以蛇与猫合煮，谓之龙虎斗；与鸡合煮，谓之龙凤会；诚食谱中之奇名也。虎肉不易得，其味如何，知者少。方正学先生「逊志斋集」有「食羊虎肉」诗，亦快举也；为录于下：『白额咆哮振山谷，老羝见之惊且伏；一朝强弱两不存，此肉都归野人腹。腹中惟恐相啖吞，急呼美酒为解纷；酒酣一醉更怀古，千岁英雄羝与虎』。呜呼！虎，猛兽也；皆欲得羊而食，抑知更有猛者而食其肉！然则人与人之相食又如何？

一九一

昆虫之属，大都可食。蔗龟、蜂芽、蚕蛹、土猴，余尝食之。秋时雨后

，土猴颇肥；弃头及脏，以蒜瓣与盐纳入，用油炸之，比蔗龟尤美。台无蔗龟，旧时自同安配来为下酒物，今已不见。

一九二

荷兰据台三十八年，教化土番，从事贸易，其语言当有传者；而今已不可考。唯「甲万」一语，尚存我辈口中，且有其物。甲万形如柜而小，有木制、铁制二种；极坚牢，为收藏珍宝、契卷之用。此语传自欧州，阅今几三百年，复由日本而入台湾。

一九三

台湾量地之名曰「甲」，荷兰语也。郑氏因之、清代沿之，至今未替。凡方一丈二尺五寸为一戈，二十五戈为一甲；约当中国十一亩三分一厘零，而得日本二千九百三十四坪零。

一九四

清代得台后，虑民之勾番作乱也，沿山一带，禁出入；筑土如牛，为界限。或砌以砖，长数丈，谓之红线。其后乃设隘戍勇，保卫耕农，内山之利拓矣。今界址虽湮，而台中之地尚有名「土牛」者，则其迹也。

一九五

「蟒甲」则独木舟，番语也。台北之「艋舺」，其语源实出于此。乾隆间，大佳腊渐次开拓，华人设肆河畔；摆接番每驾独木舟至此交易，因呼其地为「蟒甲」。后书「艋舺」，尚文也；「艋舺书院」称曰「文甲」。

一九六

东坡诗：『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自注：『蜀人以细雨为雨毛』；而台人亦谓细雨为「雨毛」。余意「毛」字当为「雾」之转音。「尔雅」：『天气下地不应曰雾』。「诗」「东山」：『零雨其蒙』。蒙，即「雾」也，呼之较重则为「梦」。李商隐诗：『一春梦雨常飘瓦』。梦雨，即雨毛也。

一九七

引水溉田谓之「圳」，亦曰「埤圳」。台人呼「圳」为「浚」、以「埤」为「陂」，实有误。按「字汇补」：『「圳」音「酬」，江、楚间田畔水沟谓之「圳」』。「说文」：『埤，增也』。墙高曰「垣」、低曰「埤」；非蓄水之义。

一九八

福康安之平林爽文也，诏颁内府「大吉祥右旋螺」，以利航海；事后，命存福建藩库；凡封中山及将军、总督渡台，佩以行。闻此螺为康熙时西藏班禅喇嘛晋献，「圣武记」及「庸龕随笔」均载之。辛亥革命之役，藩库被掠，不知尚存也欤？

一九九

火炬曰「打马」，厦门缚箴为之；而台湾捻纸成条、织之如鞭，中夹一竹，长二、三尺，灌以油。未用时，可以鞭马，故谓之「打马」。

二〇〇

妇人妆插之物，若花若蝶，以银丝承之，宛转如螺旋，稍动则颤，谓之「胜股」。山海经：『西王母，虎齿戴胜』；则此物也。

二〇一

「淡色菰」为印第安人之语；科伦布发见美洲，始传欧土。而台湾土番谓之「笃马个」，则由荷人传入。台人谓烟草曰「熏」。「说文」：『熏，香草也；从熏』。谓气能熏人也。又称鸦片曰「乌熏」。「明史」「暹罗传」：『贡乌香』。「乌香」，即鸦片。是台人之称乌熏，或由暹罗语而变之欤？

二〇二

海通以来，外货输入，每冠以「番仔」二字，如「番仔衫」、「番仔饼」、「番仔火」之属；所以别内外也。而台中且呼肥皂为「番仔茶梗」；唯台南称曰「雪文」，译其音且译其义。雪，洒也；「庄子」：『澡雪而精神』。文，文理也，又为文彩。是一译名，音义俱备，可谓达而雅矣。

二〇三

葡萄、苜蓿之名，译自西域，传于「汉书」。而台湾之「槎」字，番语也，不见「字典」；故「旧志」亦作番蒜，终不如「槎」字之佳。槎为珍果，树高二、三丈；当从木，如柑、桔、桃、李之类，望文知义。若夫林投之树、蓝菱之果，亦番语也；故名从主人。

二〇四

台南地居热带，佳果繁多；而南无、菩提、释迦、波罗密，皆名出「佛典」。是数物者，传自天竺；语从梵书，固其宜也。

二〇五

贝多罗、优钵昙，为天竺名花。台南多有，前人亦有咏者。「台海采风图」曰：『贝多罗花，木本。种自西域，叶似枇杷，梵僧用以写经。枝皆三叉，花瓣六出，香似栀子。台人但称为番花，不知为贝多罗也。范浣浦侍御有诗云：「已兼蝶粉与蜂黄，更裹依微紫绛囊。叶似款冬棱较健，花开盛夏气微香。一丛蓓蕾盈枝发，半卷婀娜小瓣长。可是贝多真色相，闲书梵字午风凉」』！又曰：『昙花，则优钵昙，草本。种出西域。有紫、白二种。青叶丛生，或一年数花、或数年不花。悬茎包裹，状若荷蕊，中攒十八朵；每一日开一朵。梵刹多植之，取十八罗汉之义也。范浣浦侍御有诗云：「一茎数蕊尽丛生，粉晕檀心画不成。静态雪花堪比洁，幽香莲叶与同情。已捐秾艳消尘却，应散诸

香入梵声。传是西方来小种，净因我亦未忘情」』。

二〇六

「隋书」「流求传」：『流求多斗镂树，似橘而叶密，条纤如发之下垂』。按流求即今台湾。斗镂树为榕树，台地多有；今其存者，犹有数百年前物。

二〇七

「洛阳伽蓝记」谓『昭仪寺有酒树面木』。按酒树、即椰树，浆可为酒，亦可生饮；而面木即桃榔，以其皮中有屑如面，可造饼食。唐段公路「北户录」谓『桃榔心为炙，滋腴极美』。桃榔，台南多有，未有食者；唯椰酒则尝饮耳。

二〇八

「香祖笔记」谓『凤山县有三保姜，相传明初三保太监所植，可疗百病』。「台湾志略」亦曰：『明太监王三保植姜冈山上，至今尚有产者；有意求觅，终不可得。樵夫偶见，结草为记；次日寻之，弗获。故得者可治百病』。又曰：『太监王三保舟至台，投药水中，令土番染病者于水中洗浴则愈』。按明初中官入台，诸书所载，或为郑和、或为王三保，皆永乐时奉使西洋者。冈山在凤山县辖，距郡东三十里；是其来台且至内地，非仅「取水赤嵌」也。

二〇九

晚春之时，姜始发芽，幼嫩可食；台人谓之「水姜」。及读司马相如「子虚赋」，有「茝姜蘘荷」之句。「索隐」引张揖云：『茝姜，子姜也』。茝音紫，乃知「水」字之误。

二一〇

台北产茶伙，近村农家多植山梔，为熏茶之用；称曰「蝉薄」。余以为花瓣之薄如蝉耳；既而思之，论为「薷卜」之误。「群芳谱」：『薷卜，花名；色白香浓。陆龟蒙诗：「薷卜冠诸香」。陶贞白云：「梔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传即西域之瞻卜花」：则知其可熏茶矣。又台北花户称素馨为「四英」，茶商亦然。台湾花卉多用古名，其标异者则中土所无也。村夫俗儒不知其字，简笔误书，犹曰「不识」；而所谓缙绅者，亦从而效之，可叹！

二一一

台南有「皇帝豆」，谓嗣王经嗜此，因以为名。按郑氏居台，保持正朔，未尝帝制自为；或因肇造东都，便宜封拜，为其代行天子之事而附会欤？或曰：豆本名「黄筴」，呼音讹为「皇帝」；犹「承天府」之为「神仙府」也。豆筴长三、四寸，仁偏而大，皮有红纹；作饌极美。冬、春盛出，他处未见。

二一二

「火秧」，即「金刚纂」。丛生成树，三棱有刺，花小而黄，高及丈。植为篱落，牛羊不敢越；台人名曰「火巷」，谓可制火（「巷」、「秧」音近）。朱竹垞「静志居诗话」引广州谚云：『尔有垣墙，我有火秧』。注：『广人以作篱落』。是与台湾同矣。

二一三

「爱玉冻」，为台南特产。夏时用之，可抵饮冰；而府、县各志尚未收入。闻诸故老谓：道光初，有同安人某居府治妈祖楼街，每往来嘉义，辨土宜。一日过后大埔，天热渴甚，赴溪饮；见水面成冻，掬而啜之，冷沁心脾。自念此闲暑，何得有冰？细视水上，树子错落，揉之有浆；以为此物化之也。拾而归家，子细如黍，以水绞之，顷刻成冻，和糖可食；或和孩儿茶少许，则色如玛瑙。某有女曰爱玉，年十五；长日无事，出冻以卖，人遂呼为「爱玉冻」。余曾以此题征咏，作者颇多，而林南强两首均佳；今录其一，以补志乘之不及。诗曰：『驱车六月罗山曲，一饮琼浆濯炎酷；食瓜征事问当年，物以人传名「爱玉」。爱玉盈盈信可人，终朝采绿不嫌贫；事姑未试羹汤手，奉母居然菽水身。无端拾得仙方巧，拟炼金膏涤烦恼；辛勤玉杵捣玄霜，未免青裙踏芳草。青裙玉杵不辞难，酒榭茶棚宛转传；先挹秀肤姑射雪，更分凉味月宫寒。月宫偶许游人至，皓腕亲擎水晶器；初疑换得冰雪肠，不食人间烟火气。寒暑新陈近百秋，冰旗满目挂林樾；谁将天女清凉散，一化吴娘琥珀瓿』！

二一四

笔筒木，即婆罗树。「台海使槎录」谓：『婆罗树中空，四围折迭成圆形，花纹纠结盘屈如古木状。用贮管城，固其材也』。

二一五

绿珊瑚，一名绿玉树。■〈木义〉枒多枝，叶小无花；植之海澨，尤易畅茂。张鹭洲诗云：『一种可怜篱落下，家家齐插绿珊瑚』。诚足以表台南之美化。三十年来，翦伐殆尽，且将无有知者；是绿珊瑚之名，亦仅存于诗中而已。

二一六

台湾竹类甚多，有绿竹、黄竹、白竹、墨竹、刺竹、箭竹等凡十数种。而台南海会寺有七弦竹，高不及丈；每节有银纹七条，美而秀。寺为郑氏之北园别墅，闻董夫人自湖南黄冈移植。阅今二百七十年，新篁旧箭相继而生，亦可宝也。

二一七

麻豆之柚、西螺之柑，产自海隅，驰名京邑。而台南之西瓜，旧亦供贡内廷，以其非时之物也。「台湾志略」曰：『台、凤两邑每年分贡西瓜。八月下

种，十一月成熟。气候之异，真不可以常理测也』。孙武水「赤嵌竹枝词」云：『除却风风雨雨天，分装急唤渡头船；深秋播种清冬熟，拣得西瓜贡十员』。台南贡瓜之田在小东门外近附，今已荒废；现以苗栗白沙坑所产者为最。

二一八

「台湾府志」所载花卉之名，多与中土相同；其标异者，若三友花、七里香、午时梅、倒垂莲、金丝蝴蝶等。或为中土所无、或为台湾特有，故宦游之士多喜咏之；其诗俱在「府志」，兹不录。

二一九

惠安庄怡华氏久寓台北，亦曾来南；酒后茶余，闻余说台湾故事，因作「东宁杂咏」。其一联云：『奇果凤凰卵，名花蝴蝶兰』。可为台南增色矣。「凤凰卵」即「冰弮」，或云即「汉书」之「宾婆」。武帝初开西域，移植上林。而台湾当自东印度传入；然府、县旧志皆不载，唯光绪初王补帆中丞之「台湾杂咏」始称引之。树高二、三丈，叶大于掌，荫极广。春时开小黄花，累累成穗；秋初果熟，自剖其房，外青而内红，鲜艳可爱。子大如栗，■〈火畐〉火可食；或以冰糖煮之，味尤甘美。

二二〇

蝴蝶兰，为台湾珍卉。产恒春山中，寄生古木，不染微尘。叶长而厚；花纯白若蝴蝶，一茎十数蕊。临风摇曳，姿态嫣然；宛如绝代佳人，遗世独立，可还观而不可褻玩者矣。曩年江阴画家王亚南载笔来南，曾写数幅携归江左，并属南人士题咏。作者颇多，而洪铁涛一首尤佳。诗曰：『雕琼刻翠两无瑕，化作南荒第一花。艳绝双飞复双宿，翩然宜整更宜斜。春心冷尽偎枯木，秋梦醒时失故家！我独怜君携彩笔，断肠草草到天涯』。

二二一

「麻萨末」，番语也；一名「国姓鱼」。相传郑延平入台后，嗜此鱼，因以为名。鱼长可及尺，鳞细味腴；夏、秋盛出。台南沿海多育之，岁值数百万金；亦府海中之巨利也。曩者岱江吟社杨笑侬曾以此征咏，属余评点；得诗数十首，能为「骑鲸丈人」留传佳话，是又婆娑洋上之史实也。

二二二

台北之■〈鱼桀〉鱼，亦名「国姓鱼」；「淡水厅志」谓郑氏至台始有。■〈鱼桀〉产溪涧中，大崙崁、三角涌及新店溪俱出。月长一寸，至八、九月而肥；台北以为上珍，亦曰香鱼。顾未有咏之者，余有诗云：『春水初添新店溪，溪流渟蓄绿玻■〈王黎〉；香鱼上钓刚三寸，斗酒双柑去厅鹞』。即「稻江冶春词」之一也。

二二三

国姓鱼之外有「都督鱼」，为台海鳞类之最美者。鱼似马鲛而大，重一、二十斤；银纹雪肤，肉腴无刺。随冬而来，与春偕逝。相传延平伐台时泊舟港外，某都督获此以晋，因名「都督渔」。或作鮓鮓。

二二四

塞鸿秋至、海燕春归，禽鸟之微，能知节候。而台南之乌鱼，以冬至前十日而来、后十日而逝，名曰「信鱼」；谓其信也。乌鱼即「本草」之鲙，有江、海二种。每来时，逐队游泳，多至不可计数。旧时，渔者先期领旗纳税，谓之「乌鱼旗」。乌鱼之肉腥而涩；唯卵极肥美，渍盐暴干，可久藏。食时以火烤之，切为薄片，味香而腴；庖羞中之上品也。

二二五

■〈句龟〉鼈产海中，似鳖而大，重者二、三百斤。渔人得之，舁入市，好事者购而放之。或曰■〈句龟〉鼈即鼈，味极美。曩年喜树庄人捕一头，解而食之。未几大火，合村俱烬；以为不祥，相戒勿食。

二二六

鳞类之最美者莫如鲈，五色俱备；游泳水中，其状如蝶。生于琉球屿之岩石间，捕之甚难。离水则死，故不易睹。按「尔雅」：『东方有比目之鱼，其名为鲈』。「尔雅」之鲈，状如牛脾，细鳞紫色；一面两目，相合乃行。江淮人谓之拖沙鱼，台人呼为贴沙；则与此鱼不同。此鱼宛然若蝶，故亦谓之「鲈」耳。

二二七

冈山超峰寺僧曾获食蛇龟一头，畜之寺中。龟形如木屐，行时有声，俗称「木屐龟」。胸划为二，能开合；蛇经其旁，则口之至毙而食之。惠子谓龟长于蛇；若此，则龟猛于蛇矣，奇哉！

二二八

红头屿，在恒春海中，岸旁多椰。有蟹大径尺，螯巨而猛，能登树夹破椰子而食之；名曰椰蟹。

二二九

梅花鹿、艾叶豹，皆以纹名，台湾之珍兽也。梅花鹿产山中，亦有畜者；小琉球人牧之尤多。其大而无纹者曰獐。艾叶豹似虎而小，一名石虎；性猛；能杀人。

二三〇

长尾三娘，鸟也。朱喙翠翼，羽毫甚美，彩耀相间；尾长盈尺。生深山中。或云即练雀。巡台御史六十七有诗咏之曰：『翠羽光华绶带长，如云委地美人妆；命名当日非无意，谓胜黄家第四娘』。

二三一

「新妇啼」，鱼名；称谓甚奇。状本鲜肥，熟则拳缩；盖取「新妇未谙，恐被姑责」也。孙湘南诗云：『泔鱼未学易牙方，软玉销为水碧浆；厨下却怜三日妇，羹汤难与小姑尝』。

二三二

「续太平广记」载：『明万历间，有封舟赴中山国，途次澎湖，见一巨蝶，翅长丈余，掠舟而过』。又言『海中见一山，徐徐行，数时乃灭；视之，始知为大鱼』。呜呼！天地之大，何奇不有；吾以耳目之所见者为是而不见者为非，亦陋矣。

二三三

「台湾府志」载：『康熙二十二年夏五月，澎湖有鱼如鳄，长丈余，四足，身上鳞甲火炎；从海登陆。众见而异之，以冥钞、金鼓送之下水。越三日，仍乘夜登山死』。而「台湾志略」以延平为东海鲸鱼，到处水涨，归东则逝，遂以此为郑氏灭亡之兆；何其谬耶！

二三四

「赤嵌集」有「钩蛇歌」；谓北路有巨蛇名钩蛇，能以尾取鹿吞之，因为作歌。歌曰：『一岛三千麋鹿场，飏飏出谷如牛羊。台山不生白额虎，族类无忧爪牙伤。野有修蛇大如斗，飏飏草木腥风走。气腾火焰喷黄云，八尺斑龙入巨口；九岐犄角横其喉，昂霄下咽膏涎流。狞番骇兽不相贼，奔窜林莽争逃钩。我闻巴蛇吞象不须咬，三岁化骨何阴狡！尔鹿、尔鹿甚微细，此蛇得之应未饱』。

二三五

唐段公路「北户录」载「蝴蝶枝」一则谓：『南行历县藤峡，维舟饮水。睹岩侧有木五彩，命仆求之。获一枝，尚缀软蝶二十余，有翠绀缕者、金眼者、丁香眼者、紫斑眼者、黑花者、黄白者、绯脉者。因登岸视，乃知木叶化焉。是知蝶生江南，柑橘树蠹变为蝴蝶、乌足之叶为蝴蝶，皆造化始然，非虚语也』。按此疑即木叶蝶，生于南美洲。台湾埔里社亦有，状如枯叶，宿树上，人莫能辨；唯未见有彩色者。

二三六

台人呼蚕曰「娘」，谓蚕「几尾」曰「几身」，敬之也。按唐孙顾「神女传」谓：『高辛时，蜀有女子，父为人掠，唯所乘马在。母誓曰：「有得父还者以女嫁之」。马闻言，振迅而去。数日，父乘马归。自此，马悲鸣不肯饮齧；父问其故，射杀之，暴皮于庭。女过其侧，皮蹶然起，卷女去。旬日，得皮于桑上，女化为蚕，食叶吐丝。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宫观塑女像，披马皮谓

之马头娘」。此虽一种神话，而台语之出处则据于此。

二三七

元宵○弄龙之戏。好事者以篾片缚龙，张以罗，绘鳞染色；长者九节或七节，节下有杆，中然炬。人持杆而弄，高下蜿蜒，火光掩映；和以鼓吹，状极曼衍。有时广场之上两龙竞舞，各展身手，尤为热闹。又有弄狮之戏，习技击者为之；乡村颇盛。

二三八

台南旧有赛花之举。每岁元宵，各以所养水仙陈于三山国王庙，互夸奇丽。水仙产漳州，冬时配至。以刀划其半面，栽以清皿、荐以寒泉；花之向背、叶之短长，可随人意。余素好种花，尤善养水仙。以刀划者，两旬而开；置诸几上，足供清玩。惜赛花之举，今已零落；而市所售之水仙头，亦不及从前之肥大也。

二三九

「踏跷」即高跷，以双木缚足而行。高四、五尺，装演故事。宋时已有此技，「武林旧事」谓『元夕舞队有踏跷之戏』。而台湾所演者，以福州人为最。又有肩头戏。以韶秀男女屹立肩上，沿街演剧，步武自如；亦一技也。

二四〇

里谚有言：『烟火好看无赖久』。此言富贵荣华之易谢耳。若菜市埔之烟火，自初夜至于黎明，连绵不息；观者垂头欲睡，而放者犹兴高采烈。前时台南商务尚盛，内城外有炮店十余家，公祀祝融之神；每年花朝前后，至菜市埔大放烟火，诚春宵之乐事也。刘芑川「海音诗」云：『火树千丛映绛霄，年年菜市闹花朝；路旁掩泣谁家女，失却鬓边翠玉翘』。

二四一

五月五日，俗称「五毒日」。佩香囊、簪艾叶，以雄黄酒洒地，谓可以辟毒虫。向午，小儿辈肩一龙首，前导者持小旗、执熔枝，鸣金击鼓，以祓不祥；谓之「请龙」。按「淮南子」「要略操」：『舍开塞，各有龙忌』。许慎注：『中国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是「请龙」之举出于秦、汉，而台湾尚沿其俗。「墨子」「贵义篇」：『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鬼谷子」亦曰：『盛神法五龙』。陶弘景注：『五龙，五行之龙也』。此为古代日者之言；而台湾尚传其术，亦非无据。

二四二

端午竞渡，其来已久。五十年前，台南商业尚盛；「三郊」之外，又有「洋行」。先期制锦标，附彩物，装诗意，导以鼓吹，游行市上。至时各驾龙舟

，集于五条港口；鸣金为号，击桨如飞，以夺锦标为胜。观者杂沓，数日始罢。诚可谓海国之水嬉，而升平之乐事也；而今亡矣！

二四三

中秋之夕，小儿女集庭中。两人扶一竹椅，上覆女衣一袭，装义髻，备镜奁、花米、刀尺之属；焚香烧纸，口念咒语，以迓「紫姑」（台人谓之「椅仔姑」）。至则其椅能动，问以吉凶则答：如闻呼嫂声，则神忽止。或曰紫姑某氏女，为嫂所虐，杀而埋诸猪栏，故向是处以迓；闻呼嫂而惊走也。按唐孙顾「神女传」：『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是人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是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呼之：「祝曰：女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去（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即跳躩不住。占众事，卜行年，蚕桑好则大■〈亻无〉，恶便仰眠』。是紫姑之事，其来已久；而台湾所传略异。

二四四

台南建醮之时，先择宽旷之地，设置神坛，曰天师坛、曰观世音坛、曰玄天上帝坛，装饰华美。以七巧棹陈列坛内，上置金石古玩，多方罗致，以夸珍异。台南故家旧多收藏，平时秘不示人，排坛始肯出展，亦可以供观览也。坛前之左置一巨瓶，高二尺余，上插莲花；右则一大盘，径大近二尺，插昙花。二者为佛教清净之卉，非此不足以表其庄严。建醮之时，常在春秋佳日，故坛内多名花；此则他处所无也。他处之坛，虽有台南之伟丽而无台南之华贵。

二四五

迎赛之时，辄装「台阁」，谓之「诗意」；而多取小说牛鬼蛇神，见之可晒。夫「台阁」既曰「诗意」，则当采诗之意、附画之情、表美之术，以成其高尚丽都之致，而后足以尽其能事。唐人绝句之可为「诗意」者甚多。如「沉香亭畔」、「铜雀春深」，活色生香，风流绮绝；而「豆蔻梢头」、「珠帘尽卷」，尤足以现其盈盈袅袅之态。前年稻江迎赛，江山楼主人嘱装一阁，为取小杜「秦淮夜泊」之诗。阁上以绸造一远山，山下为江，一舟泊于柳下。舟中人纱帽蓝衫，状极潇洒，即樊川也；旁立小溪。楼中丽人手抱琵琶，且弹且唱。远山之畔，以电灯饰月；影落水上，夜色宛然。而楼额书「江山楼」三字，一见知为酒家。是于诗意之中，复寓广告之意，方不虚耗金钱。先是，余居台南，见迎天后装阁极多，毫无意匠，乃向当事者言。翌年，绸缎商锦荣发号石秀峰氏请余设计，为装「天孙织锦」，以示绸缎商之意。博望船头，又置支矶石一方，主人之姓也。阁上器物悉以绸缎造成，复以探照灯为月；月旁七星，以七色电灯为之：光辉闪烁，状极美丽。观者数万人，莫不称赞，而「诗意」之能事毕矣。

二四六

凡装「诗意」，不得不取材闺阁柔情密意、悱恻芬芳；「离骚」之「香草美人」则其例也。凡装「诗意」，所以表现者，莫如楼台花木。楼台以指其地、花木以明其时，布置适宜，情景俱备，远近点缀。若俗手为之，未有不粗且笨者。台湾之有「诗意」，可谓美术界之别开生面也。

二四七

迎神之时，路关前导。有一男子，戴竹笠、穿号衣、佩雨伞，左肩垂一豚蹄、一壶酒，手持小锣，沿道而鸣，谓之铺兵；是为传命之人。明制：冲要之路设铺，置铺司、铺兵；郑氏因之，清代复用之。故台语谓「十里为一铺」。

二四八

台南有言：『安平迎妈祖，无旗不有』。十数年前，余归自北京，时适欧洲大战，百业勃兴。台南奉迎天后，绸缎商之以绸缎制旗者无论矣；而金银商亦以金银制旗，或以金银环缀合而成，光彩夺目。于是而五谷店、材木店、饼店、香店，各以其物作旗：五花十色，炫煌于道，真是「无旗不有」。及余寓台北，越十二年始归，光景已变；虽迎天后，零落不堪。乃知一盛一衰亦关经济，况于国计民生也哉！

二四九

安平迎神之夜，有「掷炮城」之戏。架竹为橹，高近二丈，上置炮城。掷者以鞭炮燃火投之，如中炮城之引心，则万雷齐发，火光四迸，内有火鼠苍黄奔窜；观者逃避，欢呼拍掌，亦一快事。

二五〇

卖肉者吹螺、卖饧者击铜钲、卖杂细者摇■〈兆上鼓下〉鼓，别有一种音调。

二五一

亲迎之礼，台南士绅家多行之；其不行者谓之「俟堂」。娶妇之时，媒妁乘轿前导；以一男子挑一担，有盘八层，上置红酒两瓶、鸭一双、豚肩一、羊腿一、鹿脯二、明筋二及冰糖、冬瓜之属，谓之「礼盘」，为初见长者之贽。台湾无雁，代以鸭；即「奠雁」之礼也。女家收之，酬以香蕉、菠萝、大芋、红橘，谓之「招来豫吉」；颂辞也，呼音相同。而台北谓之「屎尿盘」；谓女母幼时为涤污秽，故以此报之。索聘之时，必议盘价，多者数百金、少亦数十，谓之「打盘」。余居稻江十二年，询之里人，始悉其事。嗟夫！同一礼物而称谓互异，民俗之文野可判矣。

二五二

台中娶妇之时，以一男子持生竹一枝上系豚肉，前导而行，谓可「制煞」

；台北亦然。此则蛮野之俗也。台中娶妇鲜行亲迎之礼；谓亲迎者不幸妻死则不得续娶，故忌而不为。然闻林荫堂观察曾行亲迎，而夫妻偕老，子女成行，处富安荣，为众所羨；则里俗之言诞矣。

二五三

儿生周岁曰「度晬」：「度」，「过」也；「晬」呼「济」，「周年」也。俗以笔墨书算及钱银、红龟、香蕉之物凡十二，置儿前（女子则易以脂粉、刀尺），任儿择取，以验意向，谓之「试周」。是日亲朋馈物致贺，设宴酬之，谓之「晬盘」按「颜氏家训」：『江南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及珍宝玩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谓之「试儿」』。是六朝已有此俗。

二五四

台俗丧事之时，辄延僧道礼忏，以资冥福；非是，几不足以事父母。故里谚曰：『有孝后生来弄饶，有孝查某团来弄猴』。「后生」者，男子子也；查某团者，女子子也。和尚诵经之余，择一广场，以弄饶钵，或以两僧竞之。而道士则扮演十出，如「目连救母」；因其鄙野，故谓之「猴」。乡曲土豪，至召四平班演秦桧夫妻地狱受刑之事：灯烛辉煌，锣鼓喧闹，吊者大悦。夫父母之丧，为人子悲痛之时；乃信僧道邪说，糊纸厝、烧库钱、打狱门、放赦马，损财费事，夸耀里闾！或告其非，则曰：『瞒生人目，答死人恩』。夫生人之目虽可瞒，而死人之恩岂得答？安得二、三君子出而矫正，以复于丧祭之礼也哉！

二五五

好客之风，台湾为盛。盖我先人皆来自中土，辟田庐、长子孙，以建立基业；故中土人之来者，多礼待之。台人谓漳、泉曰「唐山」，称初至者曰「唐山客」。「唐山客」之来，或因乡党、或由亲朋，互相援引，咸有投宿之处。其无事而寄食者谓之「拢帮」；「拢帮」，马来语也。

二五六

乡村之间，待客尤殷。建醮迎神，每多盛设；远地之来者，无论知与不知，咸喜款待，以多为荣：此美俗也。从前交通未便，行旅之过其地者，日暮途远可以借宿，待之如家人。番社亦然。

二五七

「大田」之诗曰：『彼有遗弃，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此言周代农村之美风也。而台湾亦有此俗。贫家妇孺遇收冬时，拾遗取滞，日得数升；其在平时，摆土豆、却番薯、剥菜甲，亦可果腹。故台湾虽极贫之人，未闻有饿死者。不幸而为鳏寡、孤独、废疾之身，乡党中亦多救恤；公家又有养济、恤嫠

、育英诸善政，贮款生息，月给米钱，由绅办之。今皆已籍没，而经济压迫之苦，遂有失业而自戕者，是亦文明之惠也欤？

二五八

痲疯之病，俗称■〈疒台〉痲；其疾难治，所谓天刑者也。公历十八世纪间，英国始建医院医之。而台湾之设，早于英国者六十年；世界医学史多称誉，而台人弗知也。「台湾府志」载：『彰化养济院，在县治八卦山下。乾隆元年，知县秦士望建；收养痲疯废疾之人而医治之，约四十人』。此则文明之设施也。台湾僻处海上，开辟较后；三百年中之建设，其裨益人群者当亦不少。而今之学子震于西洋物质之文明，遂以陋自谦，是亦不知历史之失也。

二五九

「拔缴」（按台湾语谓赌博曰「拔缴」）之害，尽人知之；而行险者每徼■〈彳幸〉。故俗谚曰：『一更穷，二更富，三更起大厝，四更斥无赴』。言其成败之易也。今之为股票、期米之买卖者，当作如是观。

二六〇

男女相昵，以情乎？以财乎？抑以势乎？「水浒传」王花婆之说风情，已觉淋漓尽致。台南里中谓：男子之对女子须有十要。何谓十要？一钱，二缘，三水，四少年，五好脚，六好嘴，七牵，八迷，九强，十敢死。而女子之对男子则未闻。余在厦门，厦人谓妓女之遇嫖客凡五等：一、亲夫若婿，谓视之如夫婿也。二、心内爱，谓意中人也。三、提钱来买菜，谓但索其财也。四、半暝镇铺盖，谓拒之不去也。五、■〈亻麦〉死护人刳，谓怨之而詈也。此与金山寺僧之待檀越有坐、请坐、请上坐之分，其冷暖厚薄岂有异哉？

二六一

语云：『入乡问俗，入国问禁』。此旅游者之所要也。夫同处一地同操其语而用意不同，则尤不可不知。台南商家谓所用之人曰「伙计」，犹言火伴也；而台北以此为野合之男女。盖台北开发较缓，建省之后商务勃兴，来者多无家室，临时妍合复虑人知，遂藉言「伙计」；而称所用者为「辛劳」，犹言劳工也。又台南佣者谓所主曰「带」，「带」犹附也；而台北女子之为人外妇亦曰「带」，自讳之辞耳。夫同一名也，美恶既殊，何论是否！故楚人谓玉未琢者曰「璞」，而宋人谓死鼠亦曰「璞」。

二六二

「非孝之论」，近时颇盛，且多出于缙绅之家。台中某氏，巨族也；比年，子之讼父以争财产而泥首公廷者，已有五起。谚曰：『一钱二父子』；信然！

二六三

「食」，赌语也。「战国策」：『孙臣谓燕惠王曰：「主独不见夫博者之用梟乎？欲食则食，欲握则握」』。今台湾豪赌之人犹曰「食一注」，其语久矣。乡曲小儿以石子五粒为赌，或握一而放四、或握二而放三，照数呼之，上下其手，谓之「食头一」；「一」呼如「疾」。而台中谓之「食一」、台北谓之「食孤」。

二六四

台人有言：『像天各样月』。谓同一事物，而所见各殊也。以今观之，实有其理。盖同在一地而阴阳历之月不同，或言三月、或言四月，孰是孰非，各持其说。故里谚曰：『五百人同军，五百人同贼』。

二六五

「落溜」即「落漈」，以喻人之落入圈套也。「瀛涯揽胜」谓：『弱水三千，舟行遇风，一失入溜，则水弱而没溺』。「吾学编」：『澎湖岛海水渐低，谓之落漈。舟行误入者，百无一反』。「台湾志略」载：『康熙二十三年，福建陆路提督万正色有海舟将之日本，行至鸡笼山后，为东流所牵，抵一山渐息。迨后水转西流，其舟仍回至厦门。此则所谓万水朝东者也』。

二六六

台南豪赌之人，旁观者辄曰：『拔番仔楼倒』。盖谓输赢之款，须待「番仔楼」倒而后偿也。「番仔楼」一者，赤嵌楼也；为荷人所建，壮丽坚牢，俯瞰大海。归清后，久闭不用。光绪纪元，沈文肃公视师台南，改建海神庙，而番仔楼倒矣。台人之谚曰：『针鼻有看见，大西门无看见』。谓其见小失大也。大西门为通海孔道，商廛栉比、楼榭宏壮，为台南第一。今市区改正，环城拆毁，而大西门亦不见矣。诗曰：『高山为谷，深谷为陵』。世事之变迁，岂仅一楼一门也哉！

二六七

古人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夫以宇宙之大、庶汇之众，吾人侧立其间，藐然微小，何能尽知！唯吾生长之地，山川人物、礼俗民谣，则不可不知其大概；知之而介绍人可也，知之而介绍于世界尤可也。今之谈乡土文学者，胡不各就其地之山川人物、礼俗、民谣编成乡土志，以保存一方之文化？舍此不为，仅谈文学，是犹南辕而北辙也；可乎哉？

二六八

「优胜劣败」之说，倡自达尔文；然世上之万事万物，优者未必胜、劣者未必败。何以知之？台人之言曰：『一枝草，一点露；隐龟兮双点露』（按台湾语谓「倭背」曰「隐龟」）。古来英伟之士，每多不遇，抑郁以死；而支离拥肿者，反得势乘时，博取富贵，以耀里闾。岂天演之破例欤？不然，何其陂

耶？

二六九

台湾有一里谚，虽非讖语而与讖语略同。其言曰：『食无油菜汤，困无脚眠床；参有衫无裤兮作伙行』。此为何等人？旁观一思，便知其概。

二七〇

癸亥之冬，余在稻江；适林小眉归自鹭门，岁阑多暇，乃邀庄瘦民、苏菱槎、王怡轩、林季丞、魏润庵诸子为诗钟之会。计得数百十联，各格俱备。因属小眉拣其佳者，分载「台湾诗荟」，所谓「东海钟声」者也。今小眉在厦、菱槎在泉、怡轩在闽，瘦民且逝；而余亦遄归故里，闭户读书，不复与北人士相闻问。回首前尘，曷胜惆怅！

二七一

『刻薄成家，理无久享』！此古谚也；人人知之而人人昧之。尝见富室之人孜孜为利，节衣减食，以遗子孙；而子孙每多放荡，至借「麻灯债」以供挥霍，似恨其祖若父之不早死也。「麻灯债」者，利或一倍、或数倍，必待其尊长之没，门悬麻灯而后索还。故有身死未久，财产俱尽；邻里之间，且多物议。然则为富人者亦何苦而造此冤孽钱哉！

二七二

放重利者曰「五虎利一，亦曰一管甫利」。「五虎利」者，借钱一百，每日纳息五文；至还母之日为止。操此业者，多属「管甫」。清代戍台之兵，调自福建各营，分汛各地以管治安，故称「管甫」。台南有张某者，亦读书人，素放重利，人呼「张管甫一」；拥资虽厚，而子孙多夭折，已不能保有矣。

二七三

「虎须党」者，谓设计害人也。市上有「捻虎须」者，手握三签，藏头露尾；一头系红绳，垂于外，若可辨、若不可辨。猜者挂钱其梢，以得红绳者为胜，偿三倍。然随手抽换，鲜能中，辄罄其资；乡愚多被所给，贪其利也。故里谚曰：『「贪」字「贫」字壳』。今之虎须党，手段较高，骗款尤巨；而人竟坠其术中而不悟，亦贪之患也。

二七四

里谚有言：『乌猫白肚，值钱二千五』。此数十年来之语也。今时台北「乌猫」值钱若干，或曰「三八」、或曰「二百五」、或曰「六百零六」，唯在爱者之厚薄耳。台北嫁女多索厚聘，平常须四、五百金；若毕业「公学」者则千金、职业学校者二千金，高等女校者三千金，为教员者倍之。余居北时，闻大龙峒一教员索聘万金；盖非是不足以表女之美丽、增女之声价。故父母爱之，女亦喜之。夫婚姻论财，夷狄之道。独怪为女子者，既受教育、又为人师

，乃甘以身卖人，岂亲命不可违乎！台北多读书明理之士，胡不出而禁之？

二七五

因果之说，庸愚信之，而颇有其理。台北之人见有贫病灾厄者，则咨嗟而言曰：『无舍施』！盖佛教以布施为福田，谓此生所为，来世当受；而此贫病灾厄者则不然，故受苦报也。夫恻隐之心，人所同有。博施济众，虽不必求未来之福，但当尽力所能为者而为之，亦可无憾。

二七六

释、道二教，各有真理。末流所趋，唯利是视；污蔑本尊，受人唾弃，亦可鄙也。夫「焰口」为释教施食之法，而道士行之；「拜斗」为道教求福之礼，而和尚效之。故台谚曰：『和尚偷学道士兮拜斗，道士偷挖和尚兮焰口』。是其互相剽窃，猎取金钱；而愚夫愚妇甘受欺罔，何其昧也！世之沉溺于报应祸福之说者，胡不反求诸己？而乃愿为宗教之奴隶，尤可怜悯！

二七七

台湾产金，其来已久。故老相传，必有大故。按陈小崖「台湾外记」谓：『康熙壬戌，郑氏遣官陈辉往淡水鸡笼采金。一老番云：「唐人必有大故」。众询之；曰：「昔日本居台采金，红毛夺之；红毛来采，郑氏夺之。今又来取，恐有易姓之事」！明年癸亥，我师入台』。

二七八

嘉义为台南右臂，而旧时战守之地也。故老相传一马、一犬之事，余闻而叹曰：『犬马，畜也，而为人所尚若此；则人之不及犬马者又何如』！先是，朱一贵之役，北路营参将罗万仓婴城守。及战，阵没；乘马逃归，溅血被体。妾蒋氏见而哭曰：『吾夫其死矣』！遂自缢。马亦悲鸣而死：人以为烈。林爽文之变，有兵二十有二人防堵拔仔林庄；夜半被袭，皆殪，无有知者。一犬走入营，大噪；守兵怪之，从之行。至，则二十二人之尸在；乃葬之，犬亦跳踉死。事后，嘉人士建祠于西门内，并祀犬，称为「二十三将军」。

二七九

研究方言，饶有兴趣。每有一语一音而知古代民族之交通，此历史家之要务也。「管子」「形势篇」：『抱蜀不言』。注：『则抱一』。「方言」：『一，蜀也』。「广雅」：『蜀，一也』。此为齐语，音若束。而今福州人呼「一」为「蜀」；盖当汉初平定闽越，齐人从军，故传其语。「方言」谓蜀人呼母为「姐」，而泉州之深沪亦呼为「姐」。余友蔡培楚，深沪人也。其侄孙生一年有四月，牙牙学语，则呼其母为「阿姐」。余细察其音，与「姊」不同：「姊」音为「芥」而「姐」若者。是「阿姐」一语，由四川而入福建，复由福建而入台湾，其语源固有可寻也。

二八〇

台湾语中有所谓「食教话」者，别成一种。盖教会牧师学习台语，根据「厦门字典」；而「字典」所载多用文言，于是牧师操之、传道者亦操之、入教者复操之，遂成别调。其最坏者，则称英国为「祖家」、谓英国之货为「祖家货」，竟自忘其为何国人，哀哉！

二八一

绍兴酒，酒也，而仅曰「绍兴」；台北妓，妓也，而仅曰「台北」：是地以人传也。三十年来，交通便利，山陬海澨莫不有「北妓」之足迹。或呼之曰「北彪」。「说文」：『彪，虎文也』。是其姿首妙曼、衣服丽都，固俨然一「虎」也。

二八二

乡塾儿童入学之时，蒙师课以「三字经」或「千字文」，并以「上大人」红字帖教之描写。此三书为何人所作，询之蒙师，无有知者。按「广东新语」：『宋末区适子撰「三字经」。适子，顺德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邵晋涵诗：「读得黎贞三字训」。注：「三字经，南海黎贞所撰」。是此书区氏作始、黎氏续之，故多元、明统系。今坊间刻本，又有续者』。「尚书故实」：『梁武帝于锺、王书中拓千字，召周兴嗣韵之，一日缀成』。故今坊刻称周兴嗣撰；然「梁书」、「南史」皆以为王羲之书。按「郁冈斋帖题」曰：『魏太傅锺繇千字文，右军将军王羲之奉敕书。其起句云：「二仪日月，云露严霜；夫贞妇洁，君圣臣良」。结二句与周氏同』。则此书固有二本矣。张尔岐「蒿庵闲话」谓：『禅宗正派载提刑郭功甫谒临济白云禅师，禅师上堂曰：「夜来枕上得个山颂，谢功甫大儒远访之勤，当须举与大众；则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是宋时已有之。

二八三

乡塾所读「四子书」之外，有「千家诗」。按宋刘后村有「类纂唐宋千家诗选」，皆近体；为初学而设也。今坊刻之「千家诗」，多自后村所选者而增删之；有明太祖「送杨文广征南之作」，是明人所辑。然所收仅数十人而仍称千家，则窃后村之名也。

二八四

贫家子弟无力读书，为人学徒；以数钱买「千金谱」一本，就店中长辈而读之，可识千余字。是书为泉人士所撰，中有方言；又列货物之名，为将来记帐之用。若聪颖者，可再读他书及简易尺牍并学珠算，不三、四年可以略通文法，而书算皆能矣。

二八五

台湾语音有漳、泉之分，轻重稍殊。大体而论：沿海多泉，近山多漳；以泉人重商而漳人业农也。台南为郑氏故都，漳、泉聚居，故语音混合。余撰「台湾语典」，则以台南为主，而各地附之。

二八六

荷兰语之存于台湾文献者，尚有「甲螺」一语。「台湾府志」曰：『甲螺郭怀一作乱』；又曰：『甲螺何斌负债走厦』。作者以为通译。然郭怀一为开垦业户、何斌为收税吏，则「甲螺」当为官名，如今日东印度华人之为「甲必丹」也。

二八七

柴城，在恒春辖内。林爽文之役，凤山庄大田起兵应。及败窜琅■（王乔），参赞大臣海兰察逐之，驻军于此；伐木立栅，因称「柴城」。俗误「车城」，音相近也。

二八八

国姓埔，在淡水东北；相传延平郡王上陆之处。按史：『永历十八年，福建总督李率泰约合荷兰攻台湾。十九年，荷人据鸡笼；嗣王经命勇卫黄安督水陆师逐之』。是北鄙者固郑氏军威所至之地，非延平之亲临之也；故淡水拔剑得泉之事，亦属附会。按「拔剑得泉」见「大稻江天后宫井栏记」，余有「书后」，载集中。

二八九

「文献通考」：『琉球国，在泉州之东。有岛曰澎湖，水行五日而至。旁有毗舍耶国』。「台海使槎录」谓：『毘舍耶国以情状考之，殆即台湾』。按毗舍耶为斐律宾岛之一，与台相近，其名犹存。

二九〇

台湾处大海之上，风涛喷薄；从前舟楫不通，至者绝少。「海东札记」谓：『「名山藏」所载「乾坤东港，华严娑娑洋世界，名为鸡笼」，则指台湾』。富阳周凯以「娑娑洋」在台湾海上，而同安林豪谓在澎湖；二说未知孰是？

二九一

台湾地名，多有「乌鬼」之迹。乌鬼者，非洲之土人也；色黑如墨，性愚而勇。葡、西二国之开美洲也，每购其人，从事劳作，役之如牛马，谓之「黑奴」。而荷兰经营台湾亦用之，故「乌鬼」所至尚留其名。「台湾县志」曰：『乌鬼埕，在东安坊。红毛时，乌鬼聚居于此』。又曰：『乌鬼井，在镇北坊。水源极盛；红毛命乌鬼所凿，舟人咸取汲焉』。又曰：『乌鬼桥，在永康里。红毛时，乌鬼所筑。后圯，里众重建』。而「凤山县志」亦曰：『乌鬼埔

山，在观音里。相传红毛时，乌鬼聚居于此。遗址尚存，樵采者尝掘地得玛瑙珠、奇石诸宝；盖荷兰时所埋也』。又曰：『小琉球屿天台澳石洞，相传旧时乌鬼番聚族而居。后泉州人乘夜放火，尽燔毙之』。

二九二

阿猴，即今之屏东，在下淡水溪之南。平畴万顷，物产丰饶，固土番部落也。「台湾外记」曰：『林道干据打鼓山，余番走阿猴林』。「台湾杂记」谓：『鸦猴林，在南路草目社外，与傀儡番相接。深林密竹，不见日色，路径错杂。傀儡番常伏于此，截取人头以去』。此为二百数十年前事，今已为富庶之区。「阿猴」固番语，犹言「大竹」；故曰「阿猴林」。归清后，以下淡水溪流流域为大竹里，译其义也。

二九三

台湾之名，始于何自？或曰「岱员」、或曰「埋冤」。由前之说，是为仙境；由后之说，是为鬼窟。我辈生斯、长斯、聚族于斯，何去何从，在于自释；故以今日之台湾而为（？）。

二九四

台湾地名多沿番语，有译其音者、有译其音而改为正音者、有取其音而变为华言者。如大穆降、噍吧哖、猫雾拺、卑南觅，译其音也。又如猪罗之为诸罗、鸡笼之为基隆、猫里之为苗栗，则改为正音也。若夫噶玛兰之为宜兰、阿罩雾之为雾峰，则取其音也。唐代翻经，多有此例。台湾地名，雅俗参半；然如秀姑峦、璞石谷、斗六门、葫芦墩，虽本番语，而一经点染，便觉典贍。乃知翻译地名，固未可草率从事也。

二九五

台湾地名，有用山川者、用史实者、用人名者。如林圯埔、林凤营、吴金城、陈有兰溪，则以开创之人而名其地，以志弗忘。其用山川者，如鹿耳门、如白沙墩、如大甲溪、如盐水港，则其着也。澎湖之将军澳，为隋代陈棱驻师之地；恒春之统领埔，为郑氏将卒屯田之域；新竹之红毛港，为荷兰人舢舨之所；台中之平台庄，为福康安战捷之迹。文献俱在，沧桑忽改，今时子弟已少知者；况于百数十年后哉！

二九六

荷兰之时，归附土番凡六社：曰萧垄、曰麻豆、曰新港、曰大穆降、曰大杰巔、曰目加溜湾，皆附近赤嵌者也。三百年间，汉人入处，辟田庐、长子孙，既富且庶，已为文物之乡矣。曩年某氏归自厦门，作「台湾杂咏」，犹以萧垄、麻豆为狃榛之地。盖其所据者为台湾旧志，而旧志所载为二百年前事。诗人之不知历史，无怪其然。

二九七

延平郡王为台烈祖，威棱所被，远及遐荒；故台之地名，每冠「国姓」二字，昭其德也。余撰「台湾地名考」，就其著者而言之：如台南之国姓港、台北之国姓埔、台中之国姓庄，皆史迹也。而大甲铁砧山有国姓井，相传延平驻师，拔剑砍地，有泉涌出，至今不涸。实则延平入台，翌年而薨，未尝至诸罗以北。盖凡郑氏兵力所至之地，皆称「国姓」；日月也由我而光明、山川也由我而亭毒、草木也由我而发皇，伟人之功大矣哉！

二九八

郑氏之时，奠都赤嵌，命名「东都」；则今之台南市也。永历十五年，分汛诸镇屯田，寓兵于农，以图再举；今之地名犹有存者，其详具载「台湾通史」。故老相语、妇孺周知，国姓威棱，永传天壤。曩者下村海南长台时，曾举台湾地名悉为改易，其甚者以援剿庄为燕巢、谓林圯埔为竹山。夫援剿庄为援剿镇垦田之地、林圯埔为林参军开辟之野，一遭改易，而史迹破灭矣。人非燕子，底事为巢？山是总名，何处无竹？海南之自作聪明，不知其何所据？后有作者，能不起而非之乎！

二九九

林爽文既平之后，清高宗自撰碑文，立石热河文庙，以纪武功。其辞有曰：『斗六之门，为贼锁钥；大里之杙，实其巢落』。当时侍从之臣，多属弘博之士，无有敢言其误者。夫斗六门、大里杙，均以番语而译华文。若曰「斗六之门」，犹可言也；而曰「大里之杙」，将作何解？高宗数兴文字狱，一字之谬，辄下罪谪；而自谬若此，所谓明于观人而闇于观己也！

三〇〇

林茂生氏谓余：『子撰「台湾语典」，搜罗既广，而从来訾骂之言亦曾收欤？』余曰：『否。余之「语典」，将以保存高尚典雅之言，俾传久远；而粗犷者、淫秽者，俱在屏弃之列。夫台湾之语，非仅用之台湾；近自漳、泉，远至南洋列岛，范围甚广。台湾语之高尚典雅，无人知之；而余为之表明，是余之志也。岂可以侮人之言而自侮哉！』茂生曰：『善！』

三〇一

颜之推氏有言：『今时子弟，但能操鲜卑语、弹琵琶以事贵人，无忧富贵』。噫！何其言之惋而戚耶！今时子弟能操「东语」、唱「和歌」而不能富贵；幸而得事贵人，不过属吏下士。一朝得志，趾高气扬，则不屑操台语，若自忘其为台人矣！雾峰富人子留学东京数年，不能操台语。或告之曰：『汝他日归家，将何以与汝父谈话？』曰：『吾倩一通译可耳』。此所谓「似我教育」也。雾峰为「同化主义」发源之地，宜其有此子弟！

三〇二

文学革命，闻之已久，至今尚无影响。夫革命者在内容不在外观，则精神而不在形式也。台湾今日文学之衰落，识者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则不好读书之敝也。夫不好读书，则不知世界之大势、不稔社会之进化、不明人生之真义；浑浑噩噩，了无生趣，而文学且熄矣。旧者将死、新者未生，吾辈当此青黄不接之时，尤当竭力灌输，栽培爱护，以孕璀璨之花。台湾今日之环境，万事万物皆不如人；而此纵横无尽之文学，乃亦不能挺秀争奇为世人所赏识，宁不可耻！

三〇三

台湾僻处海上，藏书较少；金石、书画之属，亦不易睹。余闻新竹林鹤山收度颇多，而身没之后流落殆尽。有琴一张，为洪逸雅所得；上刻篆文「万壑松」三字，是其名也。又有「神而明之」四字，亦篆文；下有铭：一曰「潜园主人平生真赏」、一曰「希元林氏一字次崖」，又曰「林氏子孙永宝用之」

（潜园即鹤山之园）。复识之曰：『此琴制自唐肃宗至德二年，质坚如玉，练纹作牛毛梅花断。抚之，音韵清扬而远，洵千年彝器也。本同安理学家次崖先生所藏；因遭兵燹，归登瀛陈氏。传五叶，余力购得之。夫石泐金寒，物久必弊；兹岂有神物护持，故得此不坏身耶？如显庆车存、如灵光殿峙。张此以和古松，共谐宫征。咸丰癸丑中秋，铭于香石山房。占梅鹤山氏并书』。鹤山又有「万壑松琴歌」一首，载「潜园琴余草」。

三〇四

鸿指园，在旧台湾府署内：则郑氏之承天府也。乾隆乙酉春，知府蒋允焄始建此园，并为文立石以记之。记曰：『署西偏，广可数亩。古榕三株，蟠根屈曲，「志」称「榕梁」；枝叶展翠，又称「榕屏」：旧四合亭址也。岁久且芜，予就而新之：芟荒涂、凿深沼、护花栏、砌曲径。别作堂宇，以为游观：中列三楹，盛宴会也；左缚小亭，备游憩也；右架层榭，凭眺望也。夫古人流连景物，偶然寄之，去无所贪、来无所恋。汉水、岷山陵谷变迁，欧阳公尝讥杜预、羊祜汲汲于名，是不若苏氏「雪泥鸿指」之说；为足尽其义也。予台湾守土几历两载，思海外风景，与吏民相安，百堵皆作，成于不日；所谓偶然而留，亦为其可留者耳，果何有哉！园既成，取以额之。因书其微指于此』。允焄字金竹，贵州贵阳人。乾隆□十□年任台湾知府，颇多建设。